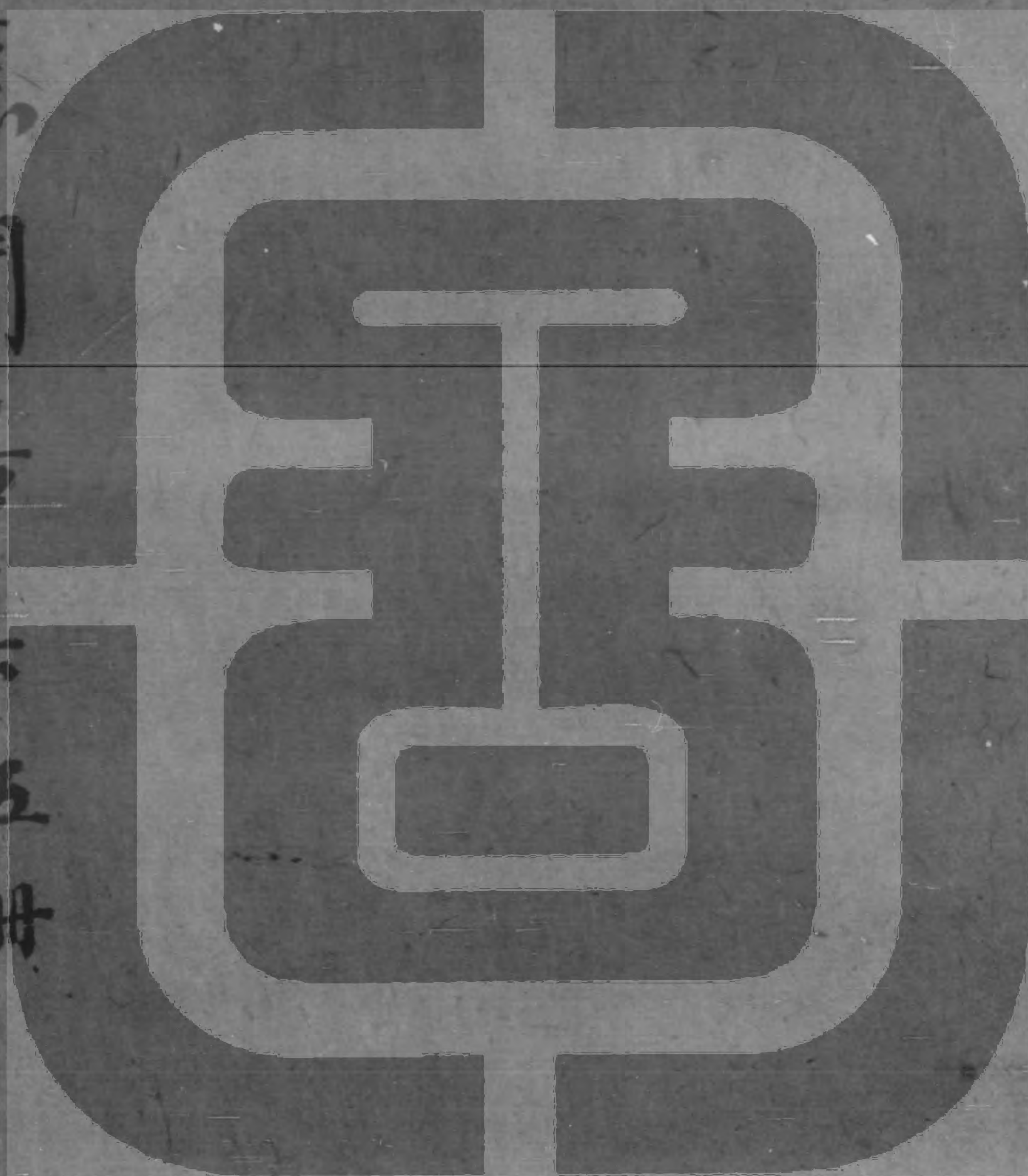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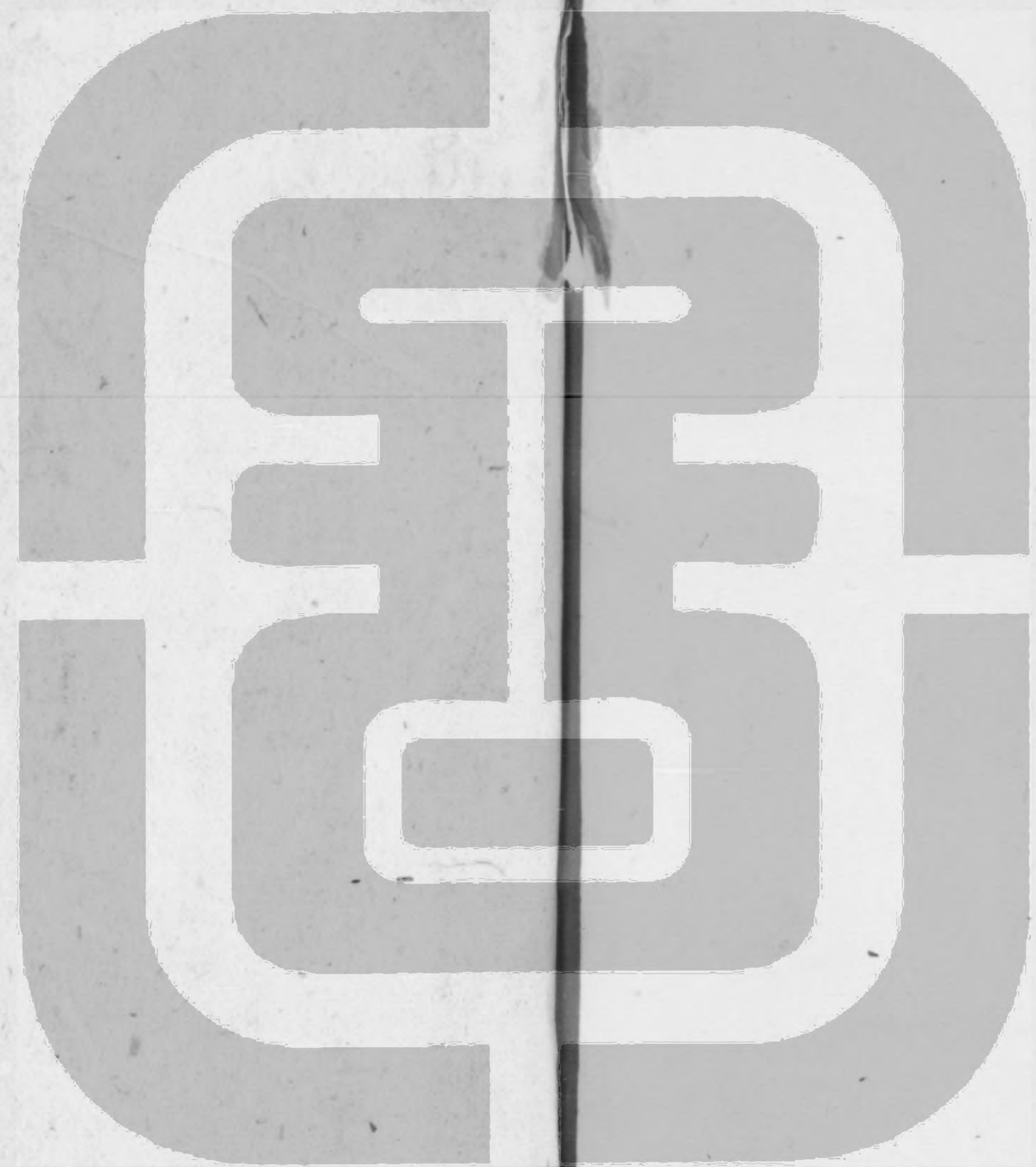


李中
麓
間
居
集
五
冊



序

李中麓間居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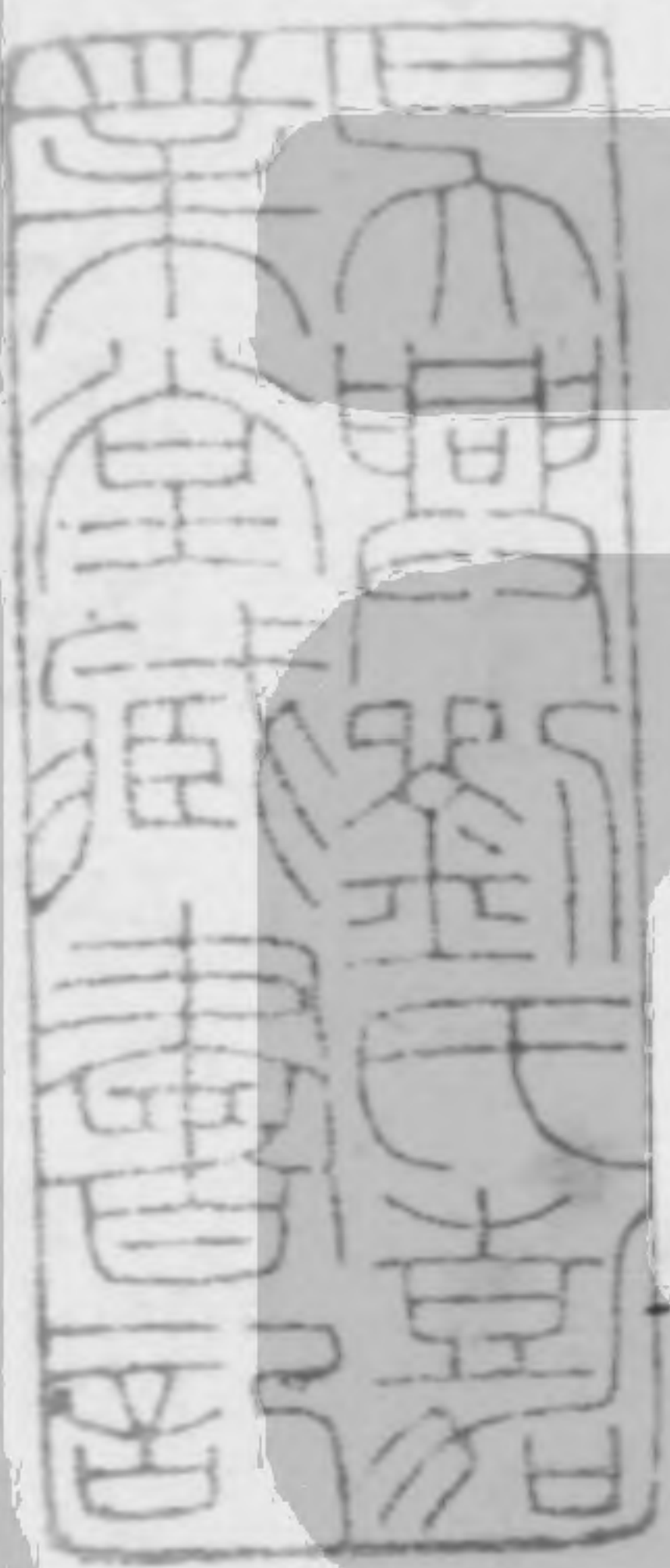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五

序

東穀孫公去思詩序

古稱漢多循吏讀其傳終漢世四百年不過四
十人爾嗚呼固已難矣東穀孫公今之古循吏
也古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以百里而有此不
尤難得乎公以英敏之資響應之才由辛已進
士而尹吾章譬之發硎之刃鋌寒色正事無巨

章邱李開先著



細莫不迎刃而解時值蠲詔之後國用不敷
改議兩年田賦刻期駢征公乃多方催督民不
困踣賦亦如期報完西北鄉電而以兩行潦一
望無際為之輕其稅役流亡復業者數千家臨
封大盜王堂舉兵攻掠村邑銅符電走羽檄星
馳徵調旁午風聲震蕩以有捍衛區畫之術居
民得以無虞又城南群惡嘯聚踪跡雖未全露
罪狀已應處死公遂置之於法既而因讐者之
言拂監司之意乃屈法悉出之不年餘大肆劫

奪幸而天與其敗密計就擒不然流毒數省又
一往年王堂矣徭役馬政北方員累恒必由之
欺弄影射徭役之害也公則虛心體訪設法精
詳事產丁力輕重稱停兩次編審後次尤得其
平馬則革除代替之弊俱令人戶市馬親承中
戶以上方僉里書糧儲科派嚴立章程迄今行
之以而不廢田糧絕飛併之奸囹圄鮮淹留之
獄賑饑有寔惠出示無虛辭繩黠吏以警貪僚
廢淫祠而作書院至於片紙不罰一毫不私自

奉儉約如窮儒與民節省如客賈持身嚴潔如
處女而其誠心直道豪氣雄才有高視一世而
人不可企及者三年遺百世之仁四境荷二天
之庇賢聲流暢薦剡飛騰
聖上賜書徵之兗蓋即途士民扳送怔營徬徨
有如父母之慕而神明之懷非德澤入人之深
豈得如此不知漢循吏去時亦能有此否也民
心至愚而神但逆其意輕則疾目而視重則詭
口交作惟恐其形影之不幽况有去後之思耶
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可為永隆矣士之能
為詩歌者因民之思采其言各為詩歌以達其
情而袁劄劄魏緒潘洪輩屬予序其事予乃
進而告之曰公行矣為名諫議為大中丞為九
卿之長復來東土則不止章人受惠柱石巖廊
惠又不止東人矣歌詩者因民之思而達其情
序歌詩也一以解民之思一以俟傳循吏者據
其事而為寔錄云

海岱詩集序

世之為詩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纖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然亦以時代南北分為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也弘治以後及北人豪放之失也譬之畫家工忌俗軟大筆忌粗蕩古有以禪喻詩者而畫亦有詩理焉移生動質變態無窮蘊彩含滋随心寫象縱橫神妙烘染虛明以畫之大致也詩則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聲附氣調逸詞雄情幽興遠風神氣骨超脫塵凡非胸中備萬物者不能為詩之方家而筆端有造

化者始可稱畫之國工矣我朝名畫比之宋元雖少搃之似不下百人而以戴吳陶杜為最戴靜庵生成變化下視同行吳小仙健縱麗且簡者更不可及陶雲湖之細潤杜古狂之精奇皆擅長伎圃流聲藝林者也善詩者亦不下百人止以近似者論之唐荆川如戴李崆峒如吳薛西原高蘇門如陶如杜李才高而有出入三子者守法而酌量乎南北之間者也視成化弘治時不滋盛哉余藏是說久矣未敢輕率語人

秋渠侍御以戎政來東間以質之深以為然復
出海岱集相示覽之終篇余乃浩然起嘆曰古
稱才難知言難窮居獨處不逢秋渠公誰則余
同志者有集如此宜其意合言入也夫秋渠南
產也迥出江左風氣之外又不強襲北鄙殺伐
之聲馥郁之思警絕之辭興寄茂群理致獨瞻
而雅正冲和溢于色相之表所謂麗不葩紛苦
不癢棘者也自下車以至迴轅將及周歲由秦
岱而抵東海僅踰十程其所著詩儵已盈卷而
前乎此而後乎此者多可知矣力祛陋習橫制
頽波與數子儷美爭鳴其有功於文教不小也
嘗聞之人秋渠自秀才時刻意探古操筆搦文
不古不休在史館與天下豪俊究講時務故其
清補伍首閔吏治大得軍情有埋輪激烈之風
攬轡澄清之志而詩固其餘也趙尹刻於吾章
以有得於海岱之助遂以海岱名集云詩有之
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有是集傳布
可以慰我東人之思矣

送陳平岡大名別駕序

不器之才必歷試而方知樂天之抱雖投艱而不改世之可以當此者指不敢多屈若平岡陳公者其人矣其為太史也名史也廼出而為長垣縣貳能貳也稍轉為吾章縣正履任今年二年矣以易直子諒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苦節清操久遠有如一曰隱情疑獄折斷惟在片言催科拙而撫字勤防範嚴而刑罰省額外之征無名之費上司敬而體亮不輕下及闔邑日用由之而不知至於處僚友有情遇士夫有禮愛黎庶有息此則彰明較著德澤在人賢聲在道者也輿論望其還召重登金馬不則為清曹郎署或外而方面廼止陞大名貳守此叙遷耳小轉法耳出谷漸達之階級耳非所以待賢良而拔淹滯也人言作天部無他術大而詳明而執超擢以待異才資格以處常品吾嘗用之未盡抵今猶有遺恨焉時下部內堂屬皆賢尚然以此處平岡是或一道也意以縣貳縣正已試之

矣若試之府佐復優則才真不器而大授始及
之但世情輕外而重內惡艱困而喜清要况以
館職而久陸沉於外非樂天知命者鮮不逐流
而改正德初嘗以翰林調歷部事矣翟石門得
此部而無撓容嘉靖初嘗以翰林出歷民事矣
崔東洲為藩叅而有喜色識者已占其器量不
淺名位不賤矣後果一為少傅一為亞卿張敬
又云遠守劇郡於胸臆糾結固無奇矣
平岡懷抱脫洒意味深長登樓遊山多有述作

大書飛動留題布滿吾邑是又得於公餘而本
之學力者也聞在他處亦然豈以投艱而改慮
在外而無奇者哉今之大名也去章近而故園
亦不遠長垣迺其屬隸而又舊遊之地府廼縣
之大者也貳守令之長者也執此以往擴而充
之以樂天之抱而兼之以不器之才動無不利
而事克有濟矣朝有賜書而民難借寇大拜
華階由今以始此東人日夜注觀而懸聽者也
平岡戒行有期後逢難必鄉民懇余為文以贈

允之矣已而士夫懋之其僚友又懋之可見出於人心之同然余不能二三其說僚友客也鄉民士夫皆主也違主而從客以此文貽之鄉民士夫則固別有論述云

烟霞小稿序

南北詞名同而音節字面變者多矣惟風入松浪淘沙唐宋迄今一也有志古樂者於此求之庶幾近之矣嘗集浪淘沙兩卷名以古今歌指調復欲集風入松未暇也謏葬吾張宜人後始為之適蘇雪簑慕名相訪館於別院朝夕歌者此詞也作者亦此詞也有時豪興突發雄飲大叫醉舞狂吟或放筆或口占食頃即成十餘曲不旬日共成八十一焉足九九之數則停吟閣筆更料理琴譜傳授心學矣觀其所作俱天仙之語物外之音雖若奇崛變恠未嘗不根據理道陶養性情未與之面者即此可以想見丰神懸知胃次矣况其字書體格森嚴筆勢遒勁足為學書者之法程吾門客李子理愛而刊之并

風入松
十一闋

及其他作挽之曰烟霞小稿云刊成而以序相
託遂以數語題諸其首且笑而問之曰孫太白
曾浼崆峒為之作傳曰傳其人如其人可也
如則拜手以謝不然長揖而已矣前數語雖非
全傳止為述作詞之由耳然亦能彷彿雪箋子
之萬一者乎

東村樂府序

古來詩有會固矣詞惟富文堂一會爾或有之
然余莫之前聞也自辛丑夏罷歸田廬優游詞
會每月相參作主分題定韻言志抒情北曲南
歌長章小令不兩年充然成帙操健筆而擅詞
場人各有能矣余獨以東村謝君為老作家格
古調平音諧字妥娛象目而便歌喉真藝林中
之善鳴者也年且長而有行人以訥而寔豪不
惟會友重之鄉人亦多賢之者弟少溪廉訪使
刻其詞以傳親情也而寔公事也義舉也少溪
嘗督學北畿江浙鄉試或為監臨或司謄校素
以文為職詞亦文之一也他文且傳而况其兄

耶大抵賢則敬敬則久者人也愛則傳傳則遠者文也是刻可謂兼之矣慨自龍溪喬僉憲捐館雅會遂寢幾欲復之又以喪吾內人不忍作樂事散而復聚知在何時憶昔詞成之餘相與吊古窮竒登山臨水一倡衆和大笑長呼出遊魚而驚秣馬愁花鳥而走山靈今恍如隔世事矣即當訂約刻期比之舊會加盛使富文堂退然遠望焉是則余意也謹因詞序而併及之

送黃方泉擢守濟寧州序

國初職官有崇卑而不分內外繼則重內而輕外今則重者愈重而輕者愈輕矣何也勢使然耳初惟積勞待遷內外一致久而內為終南之捷而外為灑灑之險矣所以作縣者甫及三年即望內拜遇急缺風憲即望內取或考滿朝覲至京即望見留官無固志仕如南門欲太和可比國初舍調停內外無術也方泉黃先生知齊東六年矣政治均平科條簡約愛民如其子處事如其家囊惟鑿字俸金儲無儋石餘粟

多慈寡欲真古之循良而民之父母也司府考
注稱賢撫按旌舉交及士民咸望其有科道之
選不則且為郎署之擢今乃止陞濟寧州守久
淹外僚而又南北水陸之衝似非所以獎廉靜
而拔淹滯也細詳之天部其有意乎試久而後
見能能見而後投艱此舉蓋為地方誅不暇計
及方泉矣迹若叙轉而寔特簡也州守五馬
二千石古稱列侯稱刺史有兵鎮者無稱團練
使此在古已尊今雖輕外而亦未嘗遂薄其秩
也方泉之往也允應三刀之夢暫駐千里之足
其將竹馬相迎如郭細侯蒲鞭示辱如劉宗正
乎然濟寧未可以齊東之治治也僕所屬望者
明察如李雍用法如王曙耳吾章與齊東接境
已厭聞其善政而濟寧亦山東近州也其政尤
更赫然驚聽其推允超格不但如今日之叙轉
矣謹拱伺稱賀而以此文為之左驗云
送陳仁齋長教湯溪序
夫為教嚴而師道立師道立而善人多此其說

在古已然而迄今不廢也世之為師者吾惑焉
視金錢之多寡以為嗔喜較歲俸之有無以為
勤惰威不可畏學未知新正揚子所謂不摸不
範者豈能致人之無方無隱哉仁齋陳先生以
歲例年資貢之 王國以宏辭博學分教吾章
務寔而不要名憐貧而不牟利匹夫竭兩端之
教六經發千古之藏善喻而誨明不勞而功倍
從吾所好既多知之賢博我以文尤重在三
之義待問如洪鍾之如不才有鳴鼓之改講業
如南郭東陵宅心比西河北海以故士之被其
指授者望表而影附聽聲而響從大小隨其所
成遠邇無不向化由其先世以來登巍科者接
武傳家學而能久惟其善繼而善述是之有德
而有造也三年勤瘁而教成一日陞遷而別去
諸生固不勝歎恨扳留之至其教湯溪也將執
此以往乎仁齋曰師過而商不及求退而由兼
人人則異性矣北方以果敢南方以含忍風則
異齊矣曩以貳今以長官則異位矣家本衛地

淇澳與齊魯連壤、顧舍而之南、坐風立雪、不減
師道之尊望、日瞻雲、無奈吾鄉之遠、如之何、仍
以教此者教之耶、中麓子曰、人惟一心、是心孰
使然哉、教無二道、夫道一而已矣、豈以章城近
而湯溪遠、近者易而遠者難乎、吾今逃禪放顛
習靜、養拙去國、恨其不早入山、惟恐不深、如有
用我者、亦欲執此以往、然而無志於世久矣、君
家、弟名侍御也、兩延有聲、蓋善於作人者、其
以斯言為然乎、不也、他日雲鴻北飛、幸有以示

我

萊蕪縣志序

十二年癸巳
嘉靖癸巳、余以部主事、差管徐倉道、經萊蕪、見
其山川斗絕、風物朴茂、距吾章僅百里、止聞為
山縣、不知其亦一樂土也、詢之故老、則云、時平
而耕牛徧野、兼之樵蘇足以糊口、或郊多走馬
則若柵團結、亦可免於寇兵、但尚氣賈勇、號稱
難治、長吏若善導之、寔力于用也、余素喜堪輿
之學、隨所之、即欲訪問、封土沃磽、民風敦薄、時

李令逆於境上首索縣志觀之答以自古未有
今欲脩之恐未精也然而有所待耳山東通志
初成適礪菴方巡察以一帙見寄遂披閱之客
中携書不多叅以齊乘寰宇記一統志輿地三
齊等紀乃知縣名萊蕪漢所置也 國朝因之
周為夾谷唐入博城宋隸慶府歷代分屬割裂
雖有異同然屬泰安者獨多 國朝亦因之其

大凡雖可考見而詳細則無由與知罷歸林下
八年於茲矣章志雖云草創尚未敢出以示人
而少渠陳君於政務叢集之餘號稱難治之地
乃能擴放寔采新聞而為萊邑一佳志余之間
居無事者有媿多矣陳君尹萊已三年將報政
北上使、持書以序爰見委余恨不得見萊志
者十六年於茲矣今何幸見其志而又以序爰
託名其端執人之言曰世後而又繁如釋官小
說里巷譚言劣詩瑣文無益身心不關政教是
誠繁矣而志也者顧可少哉九丘邈矣夏周職
貢秦漢郡縣唐圖十道宋列九域今據其書雖

後千百載而此身如在當時不觀乾象豈知泰山為角宿之根不察地維誰識咸池乃方城之險是故志圖考而萊之封疆城隍備矣志地里而萊之沿革形勝叙矣志貢賦而萊之差糧戶口及倉庫物產悉矣建設志而公署城池坊表津梁無不概見政教志而學校風俗秩官名宦無不兼該人物文章志而賢孝科貢碑刻雜著與夫事可鑑戒者如在目前無一字之虛文為千載之寔錄陳君青年博學有規措之才警敏之智刑清政簡有餘力而為是舉固也余雖間而神疲志怠章志宜其無成也雖然請教容有日矣

奉賀李翁七十二壽序

世之稱壽者大江以南逢十則舉之始於六十至七十而上不拘十加厚焉江北每舉於其始生之夜安邑李翁壽年七十有二三月十三日其生辰也其子石坡掌教吾章因之迎養來章為僚友周沈溪暨其象門生索余文為之壽蓋

燕南北而有之者也嘗觀尚齒養老之禮通乎
四代是又有南北而無古今者也而七十則其
所尤重者稱之以耆輔之以糜仕者逸之以致
政休者加之以貳膳養之於學杖之於國由此
而耄至百二十歲大還之數始度去世後而教
不立齒繁而養不給於是乎有徒食者矣有負
戴者矣有披裘而行歌於市者矣不惟南北分
而古今亦異矣翁賦敦朴之資勵貞方之行人
稱長厚里重碩耆雖嗜醇醪然飲有節而德足
以將乃古直之流匹而太平之隱逸也况有賢
內偕老又石坡以茂材而早舉於鄉署教東方
校文江右誨諭勤渠鑑別精當撫按交章掄薦
行將有青嶺烏臺大拜不但養於學宮尊以師
儒之父而已此在古已稀而居今更难得者矣
王仲宣荆縣學記有云執儀憲極下知所以事
上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是其自壽有原而享
壽有助余父何以為壽哉不遇道其寔耳又不
聞絳縣老人乎或扣其年曰生之時正月甲子

朔四百四十餘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
之問諸師曠曠曰七十二矣茲固晉產也由此
而耆而老而過大還有不卜可知者是可以為
翁壽乎沈溪暨遊其門者試問之石坡請之於
翁必將承之以謙曰則吾豈敢已而相顧而笑
頷之曰誠然誠然

壽彭翁七十序

明興百八十年生聚蕃衍田不外加而食田者
多兼之若繁賦重北方遠不逮江南霑化則又
瀕海而鱣尤其困者也非得一良牧民不可得
而少蘇中麓子自退歸林下身不入公府口不
談官事每聞之道路喧傳霑邑何幸獨為福星
之所照臨也而舊屬徐丞寓書中麓子亟稱其
長吏之賢本諸庭訓之素且徵一言以為其尊
甫壽中麓子將何以置喙哉書辭大較已備矣
彭翁江右右族也以聞詩學禮表重於世而世
之擅名清白者他姓亦莫能或之先為翁則承
之而愈光振之而更遠冢器濠谷公發跡唐科

拜官漢令之任辭家勤儉以恤民隱後催科為
言况其庭訓有素宜其縣政過人也雖云南產
寔諳北俗差賦稱停困踣轉蘇民咸忘其黷薄
而無出蕃衍而食多矣國初廉事者得有司
私書百紙皆家長教其子弟厚自封殖多取貨
財寔囊橐者獨嘉興王軫嚴戒其子以廉介自
持困窮是閹高年藥物附子為先有則順寄步
湏不可取尤多致皇祖得書稱賞賜之銀百
兩附子五枚其謝本有白金助養上藥扶衰之
句後果享年九十有餘人云子壽其親此固親
之所以自壽也歎翁有濠谷為之子而其自壽
者抑豈出王軫下哉彼不老之丹長生之籙蓋
身有之綺席香雲壺天漉日秀如靈芝之倚玉
樹清擬寒露之在金莖矣昔班固范曄谷為東
西漢書民牧之良者悉列之循吏傳而白居易
胡杲吉旼輩皆年尊不仕者人爭慕之繪為九
老圖濠谷日後尤在循吏之列而翁之壽圖必
將歲一獻之歷數百年而未艾也翁今年登七

襄十月十二日其懸弧之辰也縣僚以濠谷之
政之優推原所以以此文遙壽然文之蕪陋如
此何足以取重浮梁祝揚遐莫闡濠谷之孝而
副徐丞之託耶因其請而勉為之一鳴故知其
隱德善行更當求諸此文之外云

賀太孺人段母朱氏八十壽序

愚生也晚猶得上交於王漢波康對山兩公世
之擅文章鉅筆者凡有述作不顧其人稱否往
往為諛辭結喜緣而公者獨不然寧拂時好不
為浮寔之文康嘗稱段門子孫多而才必壽親
世其家王則年八十三尚能為之製南呂壽曲
叙其福蔭特詳以是知涇北有此壽母而段為
一方大姓也其嗣長號古園者以都吏累官武
定別駕去吾章近亦得沾藉餘波古謂河潤九
里者也上司矜其賢擢攝章政章以縣正久缺
事叢而弊滋古園乃窮日夜理簿書不兩月斬
斬有端緒或勸之曰百里豈建功之地兩月非
振政之期古園作色拒之蓋不以暫攝二心者

間嘗語愚曰母氏相吾父躬行仁義馳聲湖海
間移以教子，幸成立而孫又繼之其之有今
日其力也其受封太孺人則曩歲為衛經歷
時也二弟待選天部三及四五弟力田無惰經
商有餘孫則一舉於鄉二遊於庠餘皆切而讀
書有志登巖廊者也母今壽年八十願得一言
以表孝心於戲愚何言哉王康兩公各有言矣
况素不為浮文者乎惟願仕者執此以往不仕
及未仕者各勤其業則內足而志舒外足而養
備親壽無窮而孝心亦因之無窮矣愚復何言
哉兩公各有言矣况素不為浮文者乎

賀西樓金封君暨孺人壽同七十序

人子之所願於親者無如壽考康寧至於齊年
同壽豈非尤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哉上古尚
齒養老之禮自輦轂以達州閭漢猶遣謁者存
問長老時有布帛酒肉之賜并察所不便安世
後而禮廢生養薄痺家室流離壽者希而夫婦
同壽者為難間有之不過勉強支持而已坐享

康寧之福非難之尤難者乎 國初優老真不
愧古今則生聚蕃衍而初意寢微人之深願於
其親者于百而無一得遂者矣常州西樓金翁
以攝山子貴封文林郎配孺人今歲壽同七十
九月十九日翁之降辰孺人則在五月十二日
僚友丁丞出使取道於常去以仲夏而歸正季
秋展賀會逢其適徵予一言登其堂而獻之余
惟攝山之在吾章也廉靜寡欲治尚簡要而民
漸復古風翁與孺人每有家音必教以勤恤民
隱恪守官箴况庭訓有素宜其政聲遠流也撫
按交疏其賢行將轉而之內官階日峻而名日
益起不但光復故物云耳所以率其教而顯其
親者奚啻如日今已哉攝山昔由縣正而遷刑
曹其謫於章也荆川唐子謂以廉直致之又嘗
謂江南多苦於貪殘之吏惟吾邑人呂判不受
常例今攝山之在章其即呂之在常者乎然呂
之父母教亦最嚴忠本孝移良有以也又聞翁
暨孺人好善樂施食無兼味識者謂其善於養

生行年雖高健飯而趨步有時憑欄雪嶠倚
杖雲天南極增一星而蓬海兩射姑也彼鹿門
之遺安平陽之蘊玉不足比數矣人子之深願
而不可得者攝山兼之後致書京國廣求名
公之作以為稱壽之助予父雖陋不知亦可申
愛日之誠而代望雲之思乎試問之荆川其以
為何如

再賀金攝山父母七十雙壽序

嘗觀朱晦菴文文山及我朝進士登科錄旁

及朝鮮安南國父母全者稱具慶下否則偏侍
下或嚴侍慈侍下全者數人而見一二偏而嚴
慈一在者比、是也攝山金公登科甲將十年
矣嚴慈壽皆七十懸弧之辰嚴則秋九月慈則
夏五月攝山羈於官守不得過梓里奉壽觴南
望含情朗誦陟岵之篇恨無縮地之術余乃伺
其公暇請見而慰之曰嚴慈全而登錄者自宋
迄今以及外國數指尚不可多屈况錄後十年
同甲而逮古稀者乎兼且善飯而健步居家敦

朴不文處事安閑不逼朱穆有曰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惟具聯德所以能偕老云今雖在章
間於雲山又遠滕下然政成名遠不日內遷過
家上壽歌南山之詩傾北海之酒分大鼎之光
借長庚之算此可立而待者先以愚言充鶴南
飛之曲可乎於是攝山笑而起謝忘其身之羈
於官也因序而寄之以為其嚴慈百千年無窮
之壽

賀涖涯丁二尹父母七十偕壽序

世之人孰不欲其親之壽而偕也宦遊外方當
其誕辰又孰不欲便道過家一上觴也然而不
可必得存乎所積與其所遇耳壽本積德致然
得便稱慶則一時偶遇而已在官得便固難而
偕壽則其尤難者涖涯佐治吾章五年矣不暇
下而奉上惟繫已以律人有立辦之才先事之
智雖聞撥置長吏之飛語畧不為動上司益信
其賢差委無虛日今催征如浙道遠而事重因
其可而後予之耳瀕行過辭季子沾、有喜色

曰二親壽同七十父生於六月望日母乃八月
十三日得以乘時躬壽始則因父以及母已又
因母而及父疊賀交觴乃人生至願幸而兩得
之者敢請一言歸而為吾親壽李子嘉汝涯之
政而本其親之賢也不索且文之况有命耶有
來自陳州者間嘗問之孝弟力田慈和工織其
常也至於周恤之仁決斷之義持內之善教子
之嚴有龐公伉儷之良異缺耕餉之敬積德非
一朝夕享壽殆過期頤或養於學宮即正賓之

席或遇國恩膺內帛之賜今之家刻牲擊鮮
考鼓張樂親友各為圖繪歌之聲詩填門擁戶
以賀之矣鄙言何為者不過為之先驅耳僚長
攝山公二親壽亦七十汝涯行且為之代賀不
唯一時而有兩難是又一行而有兩便云

遙賀西莊趙大夫七袞壽序

大凡壽以五六十為下七十為中九十一百
為上百二十為大還下者易得上而大還絕難
中者在古已稀而况後世也哉近為吾邑侯金

公二尹丁公各撰其父母壽文適蒲臺陳子為其姻親趙大夫乞言於中麓子中麓子便靜積懶人也應酬之作終歲不過十餘首今三日之間七十者五焉稀於古而獨後於今乃生平一奇異事言之惡可已也且人世惟出處兩事而已吾聞大夫三作縣而一作州襁方享而即勇於退其詳可與聞乎陳子曰大夫歷任多而有聲保民如赤子守俸如井泉其以禮告老也唯明農訓後砥行奉先人專其業世守其法至於撫孤姪使成立子遊國學而名孫有重玄而異尤人之所難者今歲年躋古稀步履愈壯聰明不衰鵲髮童顏羈遲日月鵲冠鳩杖管頽年華六月二日其初度之夜也豫具一壽嗣雙慶圖願下執事序而馳賀之以成親之禮於是中麓子驚而且喜曰是居官能政居鄉是亦有政者也箕範重壽而終以收好德傳曰培其根將食其實大夫出處賢於人遠甚引年之長傳世之遠將過大還而為巨族擅一方而名三晉矣

執此以往似可成親之禮而寄吾善之心
然圖欲凌慶此則詳於壽而簡於嗣是又老
幼之義也陳子名守義字子道大夫名進字
抑之別號西莊山西翼城人
賀壽官張岳丈九十二歲序
間居漫譚嘗與一二相知科算槩縣長老七十
者不四十人焉八十者不十人焉九十又二者
惟吾岳丈一人家多田叟山翁岳丈則處烟井
傍官舍不田與山而壽獨高一二相知亦能窮
其原予嘗讀道德黃庭二經得其所以壽矣經
旨宏奧括其大要不過靜虛玄澹守貞抱朴而
已岳父孝於親友於弟商於江海而不苦於牟
利和於族睦於黨重於遠邇而不貪於取名賓
於鄉杖於國榮膺冠裳而不持以炫俗絕思寡
營簡語多讓是以年過九十貌古神完氣冲形
固望之不類山翁田叟而居然一壽者相也由
此而過百以至數百無難者彼榮啟期行年非
不九十然而披裘帶索何貴於壽為哉岳丈不

祿而富不官而貴服食整潔居室鮮明三世與
鄉飲而一門俱遐齡是又東國一人不獨繁章
縣而已正月十二日乃其華誕自前歲即欲以
父為賀蹉跎至今連日為人作壽文數篇而父
輩碩後焉以間居漫譚多失時廢業云爾非有
所激則此文尚未矣岳丈時常愛誦三官經呈
文之日請以道德黃庭而易之

賀雙溪楊公孺人時氏同封階壽序

予嘗觀乎古人養老之制矣饋醬醕爵饋糜割

牲撰其几杖冠屨調其滫醢烹菹獻酬有侑徒
御有人又有供酒、正供食搗人衣則有深燕
縞玄之殊禮則有燕射食饗之節仕者逸之以
間休者加之以膳甚至子王者袒冕而不以為
屈若夫遣使存問高年布帛羊酒之賜則固其
常耳又嘗觀乎 昭代錫封之典矣部院等秩
滿其三年之考勘寔咨呈吏部隸屬司功以其
績具 聞可其請司封按令甲以覆勅下誥勅
房代撰制詞八九品封其身一品封三代二品

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惟及父母而已中書關
軸書寫尚寶以時奏乞用寶仍以文簿編號藏
之內府誥勅軸俱在 御前頒給其父祖曾居
官者又必無過乃許加授此養老之制在古獨
隆錫封之典在今甚嚴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賢其賢而及親之賢斯天下可運之掌而賜類
一因乎心者也雙溪楊公以其子道長江東之
貴封如其官階文林郎賢內時氏封為孺人壽
皆七十上下衆客約日稱賀而徵其文於予予

惟道長操持重權言行無為官要而顯滿其三
年之考者為難承平久而生聚蓄氣滴而薄壽
者稀而夫婦齊壽者尤難予雖不文然交遊於
其父子垂二十年矣可無効一言於二難之間
哉昔雙溪曾作縣潞城中剛外和上安下信惟
廉靜休息不徒以鞭朴鈎擿為能恤民瘼而起
士譽衆方望其大受重封以究厥施值一苛刻
上司以私忿分外搜索事雖白而官竟以此免
潞人莫不德之亦莫不惜之者每遇東人即問

揚父母起居聞其壽康咸喜而喧傳以為天報
良牧也及東江第進士由大行而進道又莫不
聞問喧傳以為天報良牧也鄉行又復高潔見
者咸以謙厚長者稱之與孺人雖年同七十然
而捷脣能啟步履不殊少壯時鶴髮斯守無容
鳩杖相扶此在古養老所當首及今亦嘗賓於
鄉杖於國有司禮問荐加豈以古今而有間哉
東江在臺端出色兩延有聲考滿過期以後延
未代云耳三年已以為難而况四年者乎諸子

俱有冠裳而東江又為白眉之良雙溪蓋為東
郭之間吏而又有太倉之多男矣其享壽也自
致之也其受封也移教致之也一已可賀矧二
者兼之乎舊聞士有初登第者自言他日得為
御史封其二親表里門以執法推恩人生足矣
又有見其親之衰者但得稍、康強鄉人稱以
比德雙壽雖他有所折罰固所願也雙溪獨享全
福壽則備古今之養封則為今日之尤難及夫
婦同上京親受象容之稱頌其諸異乎人之頌

之歟東江乃遠到之器以當膺一品之封而上
追乎前三代雙溪有善養之術不但躋百歲之
壽而下見乎後三代矣賀客試問之雙溪其謙
厚長者之德或且遜之而不肯居東江在任有
聞孝子錫類之心其必欣然任之而不辭乎

賀吾潭程尹馬政膺獎序

世稱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太守猶有分屬令則
專治一邑苟有愛民之心旦發而民即旦被其
澤有不待日暮者古來登上第者亦必出知民
事在朝有志之士每欲乞有司以自試而樂聞
要者顧憚於作令以其分屬於守更有監司下
又為百姓之所仰賴六曹之事咸備焉章為濟
南近邑虛負富庶之名譬人有火病者雖容色
外華而氣骨內銷非一日矣歲歉民貧蠹殷務
弛上之責辦加多下之仰賴尤甚承積衰之後
此其為力愈難吾潭程公起家進士觀政憲臺
選授為吾章令尹本以世宦兼以積學勤慎清
脩忠誠明決履任迄今甫及八月六事盡善百

廢皆興雖急上之令而寔方以事上雖振民之
功而寔圓以馭民大廷薦以賢能任淺董太僕
會同印馬徐公擢以馬匹聽息孳生蕃盛以禮
儀燕獎以激勸東方上知其賢下咸喜其為上
所知事可破格澤可以被僚友又可藉以同心
敷政承委布公、餘聽轡造予草玄廬徵父為
賀且以久傳其事予惟仙鄉澶淵多文士其牕
友門婿以及親知往、踐清華有聲譽拙文恐
不能揚盛美適以滋惶汗耳雖然文誠不佳然

即此有望焉能無一言乎哉夫以馬政膺獎而
其獎大之閩一省小之閩一邑國制山東原額
孳收種馬二萬餘匹六府均養以畜生育解作
備用宣德年間東府頑民假以邊山瀕海不便
養馬緣者過聽俱併於西三府殊不知其魚鹽
豐厚草場廣闊正可飼養每西府用馬俱往彼
處收買馬市日網千金馬牙日糊數口利專於
已而害於嫁人馬養於民而不及于官又西有漕
黃二河無通兩京諸省之衝供用浩繁差賦重

大至如開壩滂淺鋪宇修築接遞及椿草柳稍
之類一切無名之征不時之役難以盡舉近因
邊警戰馬有一年兩者而東府皆無之此一
省之弊、之大者也吾章養馬九百三十匹每
年春秋二季備用馬一百一十六匹每匹價良
三十兩共用正良五千餘兩并種馬草料亦有
五千之數以三府七十餘州縣計之獨累多矣
運糧二十八萬石別倉本色止加耗米八升惟
此正兌加耗四斗改兌一斗有餘吾章正改共
一萬三千三百石腳價蓆草并加耗多費銀五
千餘兩或遇恩詔存留起運俱蒙蠲免而此
以漕故常不得實惠又布鈔輕賈不來而他處
重糧以代此一邑之弊、之小者也小大不均
之弊必須題請查議或復舊制或酌時宜或
仍除歷城附廓餘悉量地均攤章以近省久困
止照他邑或微加之而已錢糧馬匹實則一事
相資而馬其尤困者也有種馬之名無種馬之
實雖有孳生堪作備用例不給銀無以為芻秣

之費而灰馬戶之心久矣每遇解俵俱是人戶
封銀另市若給之三十金則備用取之種騾而
有餘後再遞減可也向曾有具奏者矣擬議
不果若都僕二院寺明白剴切有言無弗行者
吾潭既以賢而結上之知言之宜易為功也破
格作事無復嫌疑沛澤遠被永為下民仰賴至
其他政旦發旦効親民之樂間要所不能及辰
下雖馳檄首獎行且有飛章交薦不以任淺限
之矣諸賢佐有因以同獎藉以敷政布公者僚
案翕和際此春明雨足其尊翁迎養將至曾為
賢令未竟厥施會日請以馬政膺獎他政日新
告之以樂其心以益其教則福星臨於一時而
二天大庇乎一方矣予言非諛而其所望者則
固欲日後副之耳

賀東泉王二尹馬政膺獎序

我朝設官之法猶之治家然家有長幼縣有
正佐家事稟命於長縣事受成於正家之僕從
即縣之吏胥幼雖役僕從佐雖督吏胥然而不

敢專為必稟受長正以其各有司存家之司牧
得其人則六畜盛縣之管馬得其人則千馬強
至於為經商為農圃職甲兵職金穀俱能稱是
而後家道昌縣事理矣吾章以程吾潭貞方之
道響應之才為之正焉而佐貳則又極一時之
選拔一方之尤如王東泉其一也東泉厚德不
可量清操不可緇雖以馬政為職而帶攝他政
則亦井井有條太僕得其寔會同道長移爰稱
獎其詞曰馬匹肥壯係是正佐官留心馬政夫
心何與於馬也觀百里奚心志祿而牛以肥魯
僖公思無邪而馬斯臧豈以心馬不相關而古
今或有異哉貳縣雖佐治百里之封然非提巨柄
操熟權而能因正同獎翔其聲於遠邇間亦云
難矣然予所覬覦不止於是今之為政者能使
百姓見面如見其父母入縣如入其家庭乎又
能使官政如其家事官馬如其家畜乎自去歲
邛落剔換太多破者數家死者數命時則吾潭
東泉尚未抵任且非太僕及道長之意也此其

責必有攸歸矣。繼今必極力拯救，方可蘇息。如但守殘保缺，則困瘁愈不可支也。日太僕及道長，此行至章，必將曰：傷人乎？不問馬。

贈相士劉長沙序
保定劉長沙持相人之術，謁予約以晨起未親人事，未進飲食，當為予一相之相，非無據而其術為難。陳希夷不能定錢若水，必待麻衣見之，以為急流中勇退人也。然特辭一兼官耳，自負有將材，鬱不得志，而卒所謂勇退者安在耶？

相術不難於部位，而難於氣色。譬之天文象易，而占難；又譬之棋局勢易，而變難。世豈但不知氣色，而部位亦鮮有知者矣。即如天庭凹陷，亦有早年發達者；地閣尖削，亦有晚景豐足者。此豈可執一論哉？部位別有首行年別，有起處不外乎五行生剋及筋骨肉三者，勻停不勻停耳。人相編刻本在處有之，然有一分當熟讀者，有一分備參考者，又有一分當刪而去之者。誰能精去取于其中乎？相須以龍虎鬚輪為主，輔以

別畚別起例加以人相編之是者及虜面相通
神照膽經日、接人有應驗則記之無應驗則
求之如讀書窮理業舉作文斯可以稱風鑑而
名術士矣僧人致念自謂有袁柳庄之術而無
袁柳庄之福知名於成化弘治之間三十喪明
嘉靖初年已八十有餘惜予不及見之柳庄父
子必有秘竒所傳相法其粗迹也竒秘非口傳
心授則不可得平度李兩山嘗以其術授予自
言平生不妄傳一人以賤目可當其術雖不願
亦且強之况與其子翰林君相知耶昨歲相沈
都廵有竒中三司交稱之老年猶能如此少壯
時可知矣但予疎懶不能行其術有孤雅意然
予隔年月相人死無一失者既非得之兩山又
非得之書冊善觀神氣而已師婆假託神降披
髮亂道猶能動人神退則如木偶斷機遂願其
靈而况於人之真神乎長沙相王小村亦有竒
中托舒永陽呂東野索予詩文為贈乃述相之
大槩併繫之以詩予乃久忘言之人而嚴作詩

之戒者且於荀子非相篇疑信相半今亦為此
支離之妄談及無格律之蕪音乎予年過半百
富貴皆非所望止一事未遂恐非相術所能知
長沙亦不尤相、則詩文為謝之而非贈之矣
相隨心生存乎目力亘古及今難窺其秘仁者
容舒義者色栗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面餘津黑
山澤之氣行猶負重廟堂之器眉秀而長尤然
及第形不如心、不如術四道已成魚龍髮際
舜目文乳舉陶鳥喙二聖一賢賦形各異視日
不瞬終當大貴萊公骨相多遜相類客欲吾相
辭以不必人身如物在世如寄或安或危視其
所置吾之行藏五十四歲貴不可求富非吾志
若生子息年更多歷所不可知尤須卜易相術
能否願客且退諉吾裊興與客重會

賀谷少岱喪目重明序

嘗謂人之一身神棲於目、主乎視右屬命門
左屬腎水必命於腎無虧而後能視、而後能
真故九竅百骸以目為重九思四勿以視居先

失明則人為半死聖人之所必覲而矜之者也
少岱谷先生雙目炯然仰空可立察秋毫落日
後嘗朗誦細字書人咸以為神全而能長生久
視老健而可著書立言矧玄關既闢金藥亦靈
行將謁上宰以熊經而獻 至尊以鴻寶有傳
其夙患復作積憂喪明者不惟予之不信凡同
會及有^素一面者俱不之信也既而以避人與事
依予南村家童馳報遠客至矣予乃急往候之
則少岱坐于中堂遠而望之儼然一瞽者舉止

也相與握手泣語翌日會友及有一面者出城
相唁少岱殊無戚容不減昔遊豪興應酬無虛
日詩文無暇時章人咸壯其志而樂與之交携
酒穀爭為之主而少岱亦自忘其身之為客也
所居不出一樓所歷不過九十日所作則有數
百篇其因雪贈予七言排律百七十句雖有目
者檢古本據韻書亦不能若是其詳雅也左氏
盲而春秋傳出張籍孟郊盲而詩益工近時王
漢陂盲而有續集數十卷學豈以目有通蔽而

為增減人豈以時有古今而為異同哉歲暮少
岱將別予而去予送而謂之曰君性命隻脩命
於腎不但無虧而已目必復明且原以積憂偶
致風患復作而瞳人固無恙也或遇善醫者撥
雲霧而覩青天為期亦不遠也况君宦未通而
遭讒早廢丹將成而以盲中輟非天喪其明乃
理不能馭數耳然人定勝天數不踰理固知有
不遠之復非故設辭以寬君之抱也少岱曰勢
已至此吾惟安心以俟之他非敢望也次年春
月果有攻目之醫款於門下自詫其術之神而
手之妙然疑惑不敢遽信彼乃執之愈堅而親
友勸之益衆於是冒險試之疾徐緩急畧不苦
於人先刺白睛以通鍼路次撥烏輪以去重翳
選之間三光五色恍然復見矣門內歡呼直
達里巷先右後左初則半明久則炯然如舊開
後仰卧澆水三晝夜使障不復侵起居飲食一
切節慎至月餘始無他虞治市井之人有暫開
復蔽者以不知節慎故也孫思邈有金篦法龍

木論有金鍼訣此醫或有得於是未可以其貌
之陋而輕視之也君之手書及其槩崔平橋進
士者來始得其詳太史公傳方技初以為或不
盡然以此觀之豈不益信矣哉濱州王封君以
稀壽而重明猷縣張太守以重明而稀壽其與
少岱俱間見而僅有者也字無魯魚亥豕之訛
由此而享文名術窮熊經鴻寶之秘由此而登
仙籙持以謁上宰猷至尊則人不允避而事
可結仕宦亨衢或籍以發軔亦不可知天之報
君孰為大小而君之食報孰為輕重不待知者
而後辨也會友及有一面者各具詩詞將往賀
焉前奉送之言幸有左驗今奉贈之文特為先
驅云

送兩川蕭通判還府序

欲知府佐之賢否觀委任之多否而已欲知委
任之稱否觀郡邑之宜否而已委者必擇賢、
者必多委善於邑者必宜於郡善於郡者必宜
於邑否則未必稱亦未必賢以是求府佐無遺

賢亦無遺知矣何也撫按每有委用必詢之二
司及太守二司每有委用必詢之太守或下及
吏胥僉謀詳審一有不稱後委漸少或且無之
矣所以、委多為賢別駕近守府推職刑一則
多在府一則隨出外而通判可以通用或攝府
事或攝縣事非無才不能兩宜其他委用抑又
不可勝記是通判在府佐中尤難稱職者也而
川蕭先生原以隨州名士早掇楚國魏科授官
葉縣以年資才望擢判濟南識者惜不內轉東
方自喜得人前後委用一年之間不但強半在
外其齊河脩橋德州督糧事紛如蝟財積如山
無不精敏清白者可知其幹局操持矣已又攝
篆章城忘其府堂之尊而親花縣之務出其在
葉之緒餘有如輕車熟路坦行不失其馳維當
縣正以缺之後一下車即煥然改觀事無簡劇
處之以安閒人有奸良待之以誠信所以不勞
而政舉不怒而民威豪吏空手坐曹中刁徒藏
身於境外事有智巧所深避不為者毅然一身

當之佐惟司一事攝則刑獄甲兵以及金穀無
不理焉深刻非所以治刑獄苟率非所以勵甲
兵扣除非所以掌金穀公皆反其道而善用之
視古之朱黃呂漢何可多讓哉半載政成無驕
矜之色及倦怠之容乃以微疾以勞力辭於撫
按去章而之府縣屬感其教召之有方士夫感
其接遇之有禮百姓感其撫育之有息咸徵予
文以表其德張其政而華其行予久在公受下
正欵借以報之而况有群情之合請哉前所謂
委用之多郡邑之宜足知府佐之賢者不徒為
是語今已有是人矣

醉鄉小稿序

單詞謂之葉樂府非若散套雜劇可以敷演
填湊所以作者雖多而能致其精者亦稀矣元
張小山名久可以詞名代單詞致精者不過兩人耳小山張久
喬夢符名吉可登鶴翁喬夢符喬有小套然亦不多查德鄉
而下無足比數矣予自辛丑引疾辭官歸即主
盟詞社見其前作俱是單詞象友以為只精此

喬夢符名吉
字望鶴翁

散套雜劇無難事矣每會屬予出題間涉小套
家必請而更之當時獨高筆峰年最熙妙而詞
有長進罷會十年餘矣其所作日積月累日異
而月不同月積歲累月異而歲不同今刻醉鄉
小稿乃其所情選約取者也不酒而醉居城而
鄉亦寓言也譬諸明暢之舉業易於發科平鋪
之基手亦能制勝然而有玄關焉有妙竅焉有
微權焉又有真機圓法焉五者言雖殊其致精
則一而已不出乎座側眼前而實超於意表言
外可得之心領神會而不可求之手示口傳筆
峰之單詞已登岝而非臨河竊嘆既升堂而非
宮墻外望者罷會雖十餘年適非壯盛也致精
自有餘力適此以往不日而化謹拭目跼足以
俟之

雪簑千文序前

國朝千文帖敝篋所藏不過八九家蕭山海筆
意李崆峒有筆勢王雅宜有筆力張東海之熟
文衡山之楷馬孟河之奇雲澗二沈二錢各擅

一長然視宋徽宗不逮矣視懷素智永則又不
逮遠矣人言文章有古今而字亦隨之歟雲笈
蘇子舊嘗為予書一通壽之木矣但木刻稍減
其芭萊蕪董廷金氏更索書勒石比之前書又
過之蓋其矜度出塵如瑤天笙鶴居不受一物
行不持一錢故其筆陣雄健理趣深長初若放
狂涉恠細目之則斂斨藏鋒微妙難名變化莫
測乃神之所為非力之可與也故曰神而明之
存乎人豈古今所能拘哉董小榻本見寄值予

客客皆讀書識字者矣健羨猶之予也特詳
著簡端同得託名不朽雙溪楊盈西墜遠希閱
二峰石軻清渠霍潭泰峰陳德安栢亭高進及

予共七人云

贈劉門雙節序

古來貞女節婦豈少哉而載於詩與春秋者惟
共姜伯姬降而女史列女傳代不乏人然每代
亦止數人而已豈惟內美難著而亦婦德難全
歟國制人非踰五十不表時非待歲終不題

申覆結勤亦甚嚴而不輕下予矣邑有婆婦徐
袁二氏為一則年已及而表題不遠一則年雖
幼而貞操可嘉伊親謝子如高貞甫請予為文
以贈以待申覆結勤者是資焉惜予非詩人之
口而無春秋之筆可能著共姜伯姬哉然關係
彜倫裨益風化更可備女史列女傳之采取乃
如其請以數言叙其事徐氏者劉巨相妻也十
八歲而嫁二十歲而孀生子劉賓尚在襁抱乃
以大義自斷嚴節自守事其翁姑及其祖姑孝
養各至劉門殷富甲於一邑今稍凋殘氏蓋垂
三十年如一日不以盛衰二其心袁氏者賓之
妻而徐之兒婦也孝其姑及祖翁姑旁及叔翁
姑敬其夫自其平居以及疾病淪亡幾二十年
如一日不以存亡二其心猶之其姑也方賓之
疾病也左膊剪肉二寸以療之竟不能起生子
亦在襁褓後亦夭折祖翁乃覓一子接其乳仰
從尊命息養不啻若自身出二氏之夫死子
幼也各矢志靡他豈不歎昌門第而延宗祊耶

材雖足以輔其志而命不得以副其心自是盛
衰常理惟一門二節則可稱述于人前而俟表
題於國制也撫臺劉公栢臺毛公徐公以及
該道府縣各有檄文扁額米帛羊酒獎賚於其
家其要言有曰本翁姑樂從之命堅徐袁事劉
之心蓋寔錄也所以然者二氏有賢父兄焉不
惟不奪其志且有以成其志矣昔曹文叔之妻
守節而父母欲嫁之黃霸旌節婦而張敬反謂
之二氏有父兄成其志而上司又疊獎累褒如
此其亦不幸中之大幸歟是時也叔氏劉巨宦
已故幼子又繼之妻齊氏所遭所守殆與二氏
相同云

賀郡守項戒峯陞井陘兵備憲副序

今世司牧之尊莫如郡守而外僚之難亦莫有
如郡守者以介乎上下之間欲兩合其心而交
致其譽其亦難矣是故撫按之言嚴而執藩司
之言簡而公僚采之言近而切屬吏之言畏而
真士夫之言信而實黎庶之言質而無所忌上

譽之未必合乎下、譽之未必合乎上至於郡
在省城則其尤難者也咸奉頌公為之三年有
餘撫按有薦疏藩臬有上考僚窠有贊語屬吏
有揚言士夫有公論黎庶有頌聲將考之古而
有成說遺之後而無貶辭不止譽於今之上下
而已由其方廉果毅勤敏寬明是以弛張注措
布置區畫光采之所照臨風聲之所披拂上下
兩合宜其得譽如此客歲已陪推河南憲副又
傳聞欲授以井陘兵備久而香不聞音推不復
及以爲外必大叅內必亞卿矣今猶憲副而又
井陘焉行且有期象僚窠某等徵文於予無乃
自忘其切近之言而獨取信於鄉士夫矣乎抑
以曾官吏曹或能知久而猶叙遷之由乎夫今
之兵備即周禮司蒞荀子候徼支繚列傳所謂
距一方之難焉者也匪邪皎昧起仆植疆發奸
摘伏鋤強懾暴弭盜勵兵審時宜出淹滯布經
制立章程齋法軌使在下者相安以生相彌以
成相濟以寧乃國家設兵備之意也項公斯

任列銜山西借名井陘建牙獲鹿近之則西固
關東真定北平山南元氏西州十餘縣地方延
袤幾千里皆其所屬治者也遠之則西連秦晉
東接齊魯北抵燕幽南通八省不逞之徒時或
弄兵於潢池劫貨於白晝搖斗於平林其大者
又有邊警因創立新關添設兵備延閣柱史舊
不相干涉者近亦題請延及頃公斯任蓋投
之以艱而將大其用耳前任之久無不注而記
之近日撫臺多有權自兵備者公豈久於外司
者哉憲副視郡守為尊兵備較郡治為難公惟
以其治郡者擴而大之以膺新命必將合上下
而得其譽如今日有不卜可知者撫臺之擢試
拭目以待之他日刑清事簡政成民安周覽山
川過漢元帥之祠而遊焉迴瞻海岱亦有舊遊
之思乎東人感德祇候者當繹絡不絕雖遠且
必至况相距僅數百里耶僚窠有贈言之義予
謹代為之言、雖不爰自恃其信而寔也遂援
筆呵凍而書之

賀邑令賀洪濱獎異序

丙辰八月初旬洪濱賀公諫吉履任鄉士夫禮
當拜謁數十人不約而同及禮成出諸大門外
有私相耳語者新令如何予旁聞而直應之曰
據其言貌舉止是必宅心厚而制行廉處事寬
而守法謹者也首政果如予所豫料迄今纔八
閱月絕叢生之文法除苛細之科條雖若凜不
可犯而寔藹然可親地濶百里之封歡如一堂
之內由其天性慈祥而操持狷介所以事每從
寬而法不少貸人咸輸誠而吏多革面也又有
探本之論縣政之優一原于庠訓之善爾臨境
民孳而流吾章民飽而嬉揆之古人其房謙之
慈父康直之庶吏而兼匡遠之健令矣乎姓名
尚未列於御屏而聲則已溢於人耳地臺雙渠
毛公將代以其任淺未及飛章上薦然已馳檄
首獎矣其辭曰謹飭之守惇大之政初任而民
已歸心稍久而可收治效與予初見預料之言
若合符節然以鄉士夫而稱縣主則其言近於

諛以監察史而稱屬吏則其言出於公出於公者多得之耳聞近於諛者則得之目擊是又交相為証而廢一不可者也僚屬師生及庶人之在官者將奉檄辭而舉獎像焉各有詩文張其事而象庶王九章等請文於予遂不辭而書之一以答群情一以諛三年政成當更綴長文以賀徵取而此為之造端云

再賀、洪濱獎異序

洪濱賀公近以處臺勸獎鄉民已索予文賀之矣已而撫臺之獎又下其僚窠復索文如鄉民鄉民額蒙不能文予為之代言宜也僚窠非不能者而亦索予何也或避嫌有難自達之情或畏長有難盡言之義予文誠有不能已者然亦知所以得獎之由耶履任一年而政已成地近百里而名易著此常情淺見非所與論賀公者也大凡有卓異政迹者俱將不一年不錄隔千里獨逸耶賀公本以持重老成之體忠誠勤慎之德恢弘統辦之才廉潔剛方之守既不候刺

而迎人之意又不峭露而恃己之長初政即能
崇寔補弊收散扶偏民產畸贏倉廩豐耗鄉俗
靡澆吏胥奸良一見了，更無遺智四境如在
一室萬象如治一人上有所委无諉其事而勤
績無再馭之慮下有所陳必得其情而刑書無
濫及之非章邑近者城而且當東西孔道不一
年間間靜如粟里慈和如桐鄉始也如秋今則
如春始也帶星今則垂簾始也黎庶懷之今則
撫按材之矣非徒材之獎擢已屬至而偕來之矣
是後薦書有不屢上而交及之者哉可為民之
父母者可為國之公卿將來遠到大受有不可
以涯涘窺測者矣予觀其獎辭有曰渾厚而能
鑒別和易而能執持人心允字豪右亦懾劉公
敬歷中外三十年在撫臺以而方晉為亞卿熟
於吏治慎於許可其所獎東方非一人也若賀
公者象皆是之矣人非一辭也其獎賀公者辭
皆得之矣長吏見知於上察察得以安其位而
效其能猶之人家，長能支持門戶而一家大

小嬉，無有旁侵外患其索文也雖云公舉無亦有此私情乎特曲探而直言之

賀雷化石尹敦獎序

季夏炎赫火雲斷續暑雨連綿中麓野客方謝人避暑道跡茂林下偶有雷化陳長教王崔二分教遣其徒盧韓二生持札相告曰邑有賢宰皆春石侯歷任甫及一年即為延臺毛公所知

石侯名璽号皆春

檄下膺獎願得一言以揄揚其事中麓野客聞而疑之不得已出而應之今之為政者率多簡

士以自賢厲民以自養曲為奉上以要譽淫於用刑以示威往，因而獲薦不但膺獎而已此之知於延臺無乃近似之乎二生曰侯之為人也心慈行潔才敏學淵每月朔望至學宮教長者以為文之法心學之奧其幼者則教以讀書作字四季親試有章程精鑒別士之貧者婚喪悉有資給民間子弟則又作養於社學夫重學而學為之言是私之也吾不能為私者增誣二生曰侯之善政不止於是勸農桑則賚紡績之

婦懲心遊惰之民又申明國制多植桑麻廣開
荒蕪政暇躬巡郊野以勞之徭役稱平里甲省
費城隍嚴壯武備振揚至于決疑獄減刑罰勤
恤困窮崇高節義自耳目所及無上之者是以
四境安堵流民復業士事之若嚴師吏畏之如
神明民懷之如父母雖蠲薄之區亢旱之餘凋
敝之久有如樂土豐年者以侯可依庇也群情
榮其獎各四索名公之文以揄揚之生輩乃走
章浼君豈曰重學而學獨私之乎中麓野客遂大
笑而復長嘆曰滔、者皆是也乃有此人出於
其間乎吾章去雷不遠亦曾傳聞華聞竊潤餘
波以野客誓不談吏事一時念不能到耳復問毛
公獎辭云何答以佯度脩整才識爽快恤民隱
而加意撫摩治疲邑而留心幹理二生前所述
此數辭足該之矣繼此獎而薦之者當紛至沓
來晉為臺諫漸居鼎衡大行其志不但一邑依
庇而已時因避暑勉強應客文思不佳寔未能
揄揚其事而其事之可傳又何待於野客揄揚

哉侯名璽號皆春南直隸滁州人滁乃歐文忠
昔遊之地今之胡栢泉所產也歐胡各有善政
及民侯其有得於今昔之助耶

悼殤詞序

二十七年戊申冬十一月八日得一子雪簑與樂安

郭尹適至因以蘇郭名之賦相清竒吐聲洪亮

二十九年庚戌見者咸以為可世吾家至庚戌閏六月熱從內

發百方莫救殤矣時念又八日也雖壯夫遭此
內欲推詞以自解因附于悼內之後以見連年

數竒有時或得遂心云謹安命以俟之

中秋對月憶子警悟詞序

蘇郭兕亡後次年二月十二日復得一男出於

繼娶王氏母子同一生辰時張外翁年方九十

聞之喜曰是兕不啻吾女出婿年知命吾年更

加四十若取乳名非五十則九十爾從翁之賜

因而呼之曰九十云張翁者吾前娶妻父也是

兕生而身長面潤耳大鼻隆方口圓顙脩眉廣

額容顏姣好聲氣宏亮主金攝山每顧即索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觀之以為神采射人兩目在相法更異常不可
言性好嬉遊門前日有聚觀者其稱許俱猶攝
山也在母身十二月始娩又癰疹已生吾意無
復他虞癸丑六月望日方相向而笑忽風動不
能作聲聚醫環視皆云急驚可救且灸且藥竟
不復甦月上而氣絕矣吾今母服未除父書無
托殘息難保萬念皆灰而兒俱三歲是兒更奇
吾年更長其情不為更苦耶至八月望夜雲散
月明風清氣爽正月前兒亡之時舊愁頓作老
淚如迸翻覆追惟低迴嘆息非福德俱薄則享
用過厚不然何以有此折罰也適值吳海亭孫
夾谷各有慰書一時併至吳云向見公子英偉
喜无壽昌豈意遽爾短折雖不免動情亦當善
遣勿過為苦懷久知願養有術麒麟抱送即接
踵至矣孫云天使吾兄一至此極終无加祐善
人時下不免慟徹肝腸就使不祐猶當順受何
至以身殉之非竟爾癡耶若只以原無自解則
心自坦然倘緣此而致不測則丘文莊李文正

不相笑于地下乎兄之富貴十倍于弟命厚福
大猶有蚤歲之危然則為之子者乃當以小可
之命執矧兄年尚未老更且健于曩昔只多納
寵妾按行古法散遣僕隸賣却遠田減省延待
謝絕簡書子當駢集踰于弟數之多矣二君之
言教受不淺感悟之餘月下口占長詞一闋以
定目前痛傷以首日後生育云

一笑散序

中麓子塵事應酬之暇古書講讀之餘戲為六

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一打啞禪二園林午夢其
四乃攪道場喬坐衙昏廝謎并改竄三枝花大
鬧土地祠堂借觀者象從而失之失者無及其存
者恐久而亦如失者矣遂毀之以梓印之以楮
裝訂數十本藏之巾笥有時取玩或命童子扮
之以代百尺掃愁之帚而千文釣詩之鈎更因
雕工貧甚願減價售伎自念古人遇歲荒乃以
興造事濟貧諺又有油貴點燈米貴齋僧之說
遂以二院本付之不然刻不及此

送濟南府推范濬汀考滿序

三六年考滿九年陞遷初制也乃後生齒衆而政務叢勢不能久任州縣容有過三年者府推往，不及期被徵以常，急缺風憲即欲得人補之內而行人博士外而縣正府推交掄參用內則行人多而博士少外則縣正多而府推少所以博士亦不待瓜期猶之府推也濬汀范君推而理濟南之刑者三年矣惟畏民志不迎合上意惟以經術歸律不以法吏為師善類仰之如瞻昫日惡人畏之如蹈履永終歲隨撫按兩院行縣審藩臬兩司批詞既已蒞者府繁難之任且他府之事兼有焉非才力强幹法理精明者何以服六府之心而得兩院之屢薦與兩司之上考哉徵取雖以風憲急缺題請至日同科道考選或吏曹美秩惟內外有名譽著政績者得與次則各部、屬及廷評等亦有量陞一二級仍在外者近日諫官上言進用有司當有差等繁而集事尤難簡而則易若先繁者則才

无求繁以自見否則自揣不足以當盤錯安于
簡靜而不萌僥倖之心矣繁難孰有如濟南政績
孰有如濬汀者考滿上京正值考選之時臺
諫吏曹亦孰有先濬汀者求之古人梁穎推大
名而即知制誥錢若水推同州而立遷樞密濬
汀大柄用自今伊始此東人覬望之同心而其
門人番振之真心也舉子李可畏濬汀在外簾
日所簡拔者也於其考滿將行不能無言門人
於師長又畏縮不敢輕易有言乃托之中麓林
下放言野客而言之無文如此豈足以重濬汀
而代李舉子哉

賢賢小集序

愚谷李先生沒余既為二詩挽之繼而以一文
祭之葬而如其遺囑又且志而銘之矣志銘勒石
納諸幽人鮮見之乃更刻木廣其傳并及詩與
祭文簡帙無多強名之曰賢賢小集云嗚呼賢
人之賢不惟生前歿後亦宜有然者矣人心之
天蓋有常不泯者在此誦詩讀書尚友古人君

子賢、沒世不恙豈以人有存亡而賢之者遂
因存亡而有隆替哉

送邑令董雲溪 欽承徵取序

進士以一甲為榮然止三人耳難得也二甲外
選少而三甲多重內而輕外人情也亦時勢也
二外則州正三外則府推與縣尹人又重府縣
而輕州以其不得徵取而備科道之選也府縣
甫三年有旌舉及聲望者即得徵取選授科道
而考滿亦有得之者不如徵取事美而名昌其
推陞者抑又不及矣累承 聖諭給事中御史
係朝廷耳目之官務要醇篤老成知事體者近
又嚴諭吏部都察院秉公選取期在得人題
奏雖云急缺風憲并六科缺多科原四十員道
原一百十員每補不及額數蓋官不必備惟其
人之意也科則初授散秩繼陞左右都與夫各
項名色不數年南北科又稱缺官矣道則初陞
理刑試職以方貴授內外侍班中差長差并陞
遷與夫各項名色不數年南北道又稱缺官矣

每次逼切而後下徵書欲內外調停博士行人中
書舍人府推縣令及期者然後得與以不必備
之員而兼稀濶之會外得徵取亦難矣今次科
缺三十一道缺五十八天下府少而縣多提取
止三十三人推居半而多一人焉山東二人而
雲溪居首豈非難之又難者或或有問其得徵
取之由者予告以旌舉多又有問其得旌舉之
由者予告以善政多觀其守嚴而清心慈而明
禁止令行訟簡賦平人獻其誠獄得其情文事
既能吏事亦精所以始而多旌繼而首徵耳此
行非科則道而銓衡華者亦所尤有者聞已有考
滿公文既以徵取而蒙簡命又將以考滿而
得勅封生長原在輦轂仕官不遠門庭發程
日送者老者及郊壯者出境庶人之在官者越縣
能致人之恋足知得人之深矣象老人劉翦等
托予叙其事遂滯毫書冊付之追送至輦轂者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前後兩序大意猶未明備繼有見聞

恐隨得隨失不憚繁贅再序之值况未能融會
成文援筆直述如家書然不謂之序亦可事有
難顯言者須巽言之巽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
後得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
所以作也詩可以興禪則其妙也除已見前序
者不書如漢之蔡中郎繼而簡孝二文帝宋之
王荆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喬
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我朝丁仲名江朝元谷
子敬揚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詩禪之人也
文戲集珠囊謎俠賦百斛珠謎海謎榜揆序
萬類風月禪機是皆詩禪之集也羅紋倚切滑
頭輓轡宣和夾山挾海錦屏風無縫鎖是皆詩
禪之格也河朔廣川江右山東西無不尚者而
兩浙三吳為盛是皆詩禪之地也冬初十夏四
四二日及端陽秋空貫孤及七夕一年四社俱
可舉行不但正月十四五六而已是皆詩禪之
時也至又彌封謄錄包者把頭是皆詩禪之例
也有包膏記念包欲通文解字知韻分門膏欲

求意察情審機達變記欲心堅志定默識潛通
念欲口熟語真声清句滑四者是皆詩禪之要
也番語穢語鄉談文談昏泛啞且等字是皆詩
禪之忌也背景脫題蜂腰鶴膝閑三歇四上懸
下平赤脚露頭衝宗犯祖是皆詩禪之病也求
其人覽其集合其格如其例撮其要得其地與
時免其忌與病詩禪之妙盡于是矣可與之談
詩參禪笑言之者既無罪而聞之者曾不足以
為勸耶

賀總督薊遼保定大司馬兼大中丞東江

楊公五十壽序

人生五十始壽禮也東江公未五十而壽焉則以
壽起也世有七十九八十九即賀耄耋者皆以
義起也東江年四十九矣生辰在十二月念日
去五十祇旬日耳既以逼近其期而可壽况又
以處其難而當壽乎邊臣陞轉鮮有待三年者
以其難也東江先以僉都御史兩次巡撫大同
後以副都提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繼以

却虜有功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仍督其地
統計之則四年矣在大同立解玉林久圍廣築
雲川等堡前任之難不尤備述薊則其尤難者
以環衛 京都拱護 陵寢地方四千里關係
最重且大云舊不置督府因虜從薊境長入搶
掠特甚置府自嘉靖庚戌始設官自太華何公始
東江接縫許默齋默齋出其家學著九邊畚論
經略宏遠不若東江切近精寔鑿々可行是亦
有得于家學不但詳觀博訪之力而已上書柄
國大臣如云人才有定分兵家有定理徵調雖
預執物理難強齊法制貴識重輕職司貴無抵
牾明盡痛快雖生長其地者不能知之若是也
至于十五散之條陳更中肯綮而悉事情雖久
官其地者不能言之若是也宜其自結 主知
多見施行而荐蒙陞賚云議者以十五散可比
趙克國十二事克國雖孝宣任之最專然不免
辛武賢許廷壽之離間賴魏相得成其功東江
之上書真有見哉薊雖提督遼保寔則藉二鎮

以援薊門保近無虞非謂舍薊門而遠援遼陽也遼或有失言者不當連及援薊者矣其所謂不敢後時調兵馬先時費糧芻則又激切之言也而歲防秋勤勞忘倦而百事有脩雖去秋此虜西聚于馬營土蠻東屯於惡木今秋仍團結東西而不敢深入能以先聲奪其魂上策攻其心邊腹軍民所以得息甲休戈田食廬居者誰之賜耶雖然呂尚父年當八十而佐周室分百年之業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所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也東江此後有老當益壯之志無今是昨非之悔陞轉此正其時在邊方既不憚其難在朝行當不忽其易壽國康民陋蘧伯玉而邁趙充國企跡呂尚父呂開國於齊而東江產于齊者也每逢賤日東江輒以書禮相賀方欲文以酬之其次兄東里四弟五弟東漁東菑誕日東江各有文詞及期而來賢昆玉合請鄙文又中予心之所欲一則桃李投報一則壘簞迭和予以

親情友誼美不忘規惟勉其益脩職業以出將
入相壽而望之其同氣所望必更切于予而予
特代言之云爾

唐荆川批選名賢策論序

今之士凡官一級沾一命者皆可行其志非由
進士選官級不得崇沾命不能久志竟不得大
行舉貢猶然下此者可知矣舉業者進士所由
發身者也以舉業而取進士譬諸擊門戶而拾
瓦礫飲醇醪而藉糟粕求魚兔而用筌蹄進士
取而舉業棄門戶闕而瓦礫擲醇醪竭而糟粕
點魚兔得而筌蹄置之無用矣廷試會試有中
魁元者乃他長或無可稱述以其專工舉業云
耳漸習詩文講時務究心道德性命之學輕
視舉業不復為之惟為同考及主考閱士卷作
程文則有不客已者初場雖尚經術然體制方
而重不可傳遠後二場難登文集選文者亦不
之及近來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
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輕省與照誠然過

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僅能成篇者有之
直書舊套者有之載觀漢唐宋元舉業固不得
與經學文集并行要之有不可廢者如詞科所
業白氏策林尚書義粹論孟古義論孟
學繩尺三場文選截江網源流至論策
等書因之漁獵功名者不可勝計吾友

川精舉業而得魁元者也以瓦礫有

勞糟粕乃醇醪從出而筌蹄則魚兔所由致也
不忍棄置刻其時文并刻古來名賢策論選取

既慎批點亦詳纏綿比密奇絕錯綜博而有約
束鬆而有關鍵衝激而有砥柱翻覆而有波瀾
曲譬旁引挈要提綱圈點多者精華也一二者
字眼也處置轉調分截撇抹各有筆法真可為
舉業之大助不但如他書之小補嘗恨吾章科
第以乏適逢厄運欲借荆川挽而復之其時文
見而悅之者衆獨名賢策論鮮有得之者吾將
刻而布焉乃以是序先之

賀馬母金氏八十壽序

嘉靖甲子門人馬惟則母金氏壽八袞李生可
久輩則又門人之門人也因予而姪請文而姪
亦皆遊其門蓋感其教而壽其母亦廣其孝而
報其師云耳向嘗壽其父今再壽其母父雖壽
未登八袞母則及八望九以至滿百或數百歲
而無窮天之善、未盡于父者將摠之於其母
諸生從師讀書亦知壽不可一律齊耶夫有上
壽有中壽有下壽上壽為頑中壽為能下壽為

恒壽其德者上也壽其齒者中也壽其業者下
也上壽盡性中壽盡情下壽盡力性者命之所
以立也情者心之所由豫也力者養之所由備
也馬母賦性善柔宅心篤厚然而家規整肅聞
範端莊左右匡持後先補綴所以內外姻族無
失禮者至於待客祀先酒食豐馨洗腆識者以
為可比古之主績之儉饁耨之恭綵繭之勤斷
機之教甚至紉箴縫刺漿酪鹽醯卮匱之細莫
不有法維薄產貧婦猶有照管不及者而况大

家此在丈夫可稱大君子而况女流壽享八袞
豈無以哉天壽敬地壽肅日壽慈月壽義所謂
祥不虛集必有以致之者將歷九滿百或數百
歲如予前所云者矣百畝之田四時之鮮力
可以為養矣不必千歲之桃九霞之觴也百事
之足諸累之無心可以為豫矣不必一品之貴
三公之榮也五飯之精四事之具四事謂德命
言容功
可以立矣不必衆善之備多能之又也性情力三
者兼至可并下中上之壽而有之矣是亦恒且
能而為希世奇禎矣繼予稱壽者將先其業而
後及齒德乃壽之序而祝之深也雖然江干有
竹始生不過數个耳及壅培不已疏治有方因
而凌雲映月傲月披風根盤龍而枝棲鳳瑋、
鳴金玉而栗、長琅玕如渭川千畝淇澳猗、
者何其盛也馬母有二子二女四孫男六孫女
一重孫男二重孫女、之已嫁未嫁者悉名門
子孫多讀書可立取科第養由此脩心由此豫
命由此立所以奉壽馬母者乃又在此而不在

他

送平岡陳大叅陞任雲南憲長序

藩臬都閫諸公凡有陞遷者總具一文為賀其
來久矣陳平岡以山東大叅而陞雲南憲長左
轄李西谷以書索文於中麓山人豈以山人能
文耶意以平岡嘗知章丘縣事縣人尤悉其政
而言為有物耳豈不敢辭勉強代為之直言則
可若成文則又不敢當矣 國初久任二十年
後內有亞卿左右副都而外有憲副大叅三十
年後內有尚書左右都而外有方伯憲長內外
調停無俸進者繼則重內而輕外重考察而輕
考滿推陞行而內外有不得其平者矣登第十
餘年即有長藩臬而登臺者者矣平岡原以翰
林清貴出理府縣簿書其在吾章計今十八年
矣登第三十年矣雖正卿不為過而憲長當在
十年前今始有此而又遠在滇南老其才而大
其用雖十年不為遲試其能而投以艱雖萬里
不為遠惟願當國者起其筋力強幹智慮聰明

連為大用勿仍前淹滯也或曰是行可知其政
否山人曰知之以其素也長縣以目擊之也佐
縣佐府以耳聞之也貳臬貳藩以身被之也今
往滇南有不可意料之者乎夫今之縣長即古
之廉訪使觀察使舊亦兼彈劾今惟職刑而清
吏治得民情則其要也況滇南乃靡莫之遺墟
而西南之僻壤毛寔不登于禹貢職方未入於
周官秦皇漢武斥土開疆極其力方得西域遣
使通道置官唐疲河北而南詔無功宋偏江左
而畫斧自限古惟以不治之今雖郡縣其地
然猶以夷處夷流官土官仍其舊安南計不及
此所以隨得隨失此時為憲長尚有四難焉自
府州縣外有軍民府有軍民指揮使司有守禦
千戶所有宣撫宣慰長官司強之難馭也碧
鷄金馬五華七星洱海金沙鐵橋銅柱遍黔巫
而接土蕃昔人有兩關虎踞吞滄海三塔龍飛
上碧霄之句維過誇獲譴足見山川遼邈而形
勢阻絕地險之難遍也有蒲有爨有摩娑有禿

老有和泥有羅舞哦昌撒摩都及棘鳩獠慄髀
毒獠号烏蛮之属人殊之难識也推髻編髮跣
足露頂信巫敬釋交貳食生卜鷄獵獸火種刀
耕金齒綉面器訟好鬪與婦同浴不鞍而騎帶
弓挟矢以為常把手屈膝而為禮天地之氣流
行獨後俗久之難变也平岡素不以察、為明
赫、炫能而糾、任刑備是三德其于四难乎
何有

喬龍谿詞序

邑人喬龍谿先生以僉事致仕後即擅詞名遠
近但稱其長於北詞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周
官鞆鞞氏掌四夷之樂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
有娥謠乎飛燕肇起北声塗山歌于候人始為
南韻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婉優柔均出
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故云北人不歌
南人不曲其寔歌曲一也特宥舒放雄雅悽婉
優柔之分耳吳敏楚些及套散戲文等皆南也
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雜

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今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驗也龍谿非惟能作而且善謳南詞時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為非其所長是豈知詞興先生者耶如康對山每赴席稍後座間方唱南詞或扮戲文見其入即更之其所刻沂東樂府南詞亦參錯其間以為止長於北是豈知詞與對山者耶龍谿歿已二十餘年遍索其詞總得數分之一欲為刻之太少不成冊姑存之畧為一序于其前在日曾許為之序乃今以此副其托其詞語老健詞意新奇見者不問名姓知其為北人也所存雖少語云寧取碎金勿取錠銀况又有片玉顆珠出乎碎金之上者哉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三序而體格尚有未盡者無嫌於重復再序之海嶼山人較定山陰羽客淵微肘客分為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推理曰用事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烏戒曉星象拱辰蟄龍

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地魚躍鳶飛
風行草偃月照海棠各有解說附註其下有無
名氏演為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
溪篆煙凝靄江涵鴈影鷺立鷄群蛛網添絲金
鉤雙控其六與羽客同而王荊公則據一段幽
閒之地偃五尺兆吉之莎分為坐占鷗沙分
犢草二格元僧本中峯又以雪隱鷺鷥柳藏鸚
鵡月輪穿海竹影掃階分為四格我朝柯狀
元潛謂謎句須覽觀事變通達古今切于事情
則有黏皮帶骨之陋遠于事情則又有披風捉
影之嫌意是字真流于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
詐當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然不出乎
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也予所著詩謎
於體格多合間有否者拘于意句無如之何者
也求其大較不失斯已矣如圍碁之三十二法
切韻之十二門及三十二字母日用由之而不
知、則羸遍天下人而識盡天下字矣有志詩
禪者請以此意求之

張小山小令序

錄鬼簿謂人生斯世但以已死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身後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為猶愈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其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若是可稱詞中仙才矣李太白為詩仙非其同類耶小山詞既為仙迄今殆死而不鬼矣世雖慕之未有見其全詞者予為之編選成帙亦有一二刪去者存者皆如錄鬼及太和二書所稱許以其生平鮮套詞因名之曰小山小令云客有以古劇歌示予者試猜為何代何如人予應以似宋元間人客曰是也元人也予曰若是元人絕似小山詞客乃大笑以為不錯分毫然亦有太白詩風骨予謂其各有仙才不信然耶詩錄于後未知識者是否姑記一時偶中之語如此將軍躍馬來南荒腰間古劍白練光鷹鷂塗香魑魅泣寒芒熠燿勻陳倉龍鬣高掛珠堂月玉華曾拂樓蘭雪

為君盡所奸臣頭天狗三更下舐血此雖短歌
然而句奇味長客退恐其誑予因點檢續文章
正宗及文翰類選大成果是小山作小山名可
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
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
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閔漢卿乃太醫院尹馬
致遠為江浙行省屬鄭德輝杭州小吏官大用
釣臺山長其他屈在簿書老于布素者不可勝
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
國人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
其說見於胡龜溪所著真珠船因序小山詞而
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

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
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
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
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數十散套可
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為偶元

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套詞又不忍輕去間亦選而取之附於其後不改小令原名以小令多而套詞少耳評其詞者以為若天吳跨神鰲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此特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盡也予論之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自謂可與之傳神如夢符復生當必首肯未知覽者心服之歎或自笑之歎是未可定也

歌指調古今詞序

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在當時皆可歌詠傳至今日祇知愛其語意自浪淘沙風入松二詞外無有能按其聲調者余因雪簑有作已摘集風入松詞矣而浪淘沙則自天朝以及勝國搜羅成帙不但唐宋而已名為歌指調古今詞校而刻之可由之歌詠唐宋詞而追繹古樂府雖三百篇當亦不遠矣况浣溪沙浪濤沙名意亦相似而字格

絕不同至於賣花聲則句、不殊扣作者
名賢而問之當細閱詞學筌蹄及南北詞選冀
或有得耳

送訓導省條岡應山東鄉試序

聖朝取士之制自鄉舉里選外鄉試凡三場初
四書經義二論及詔誥表判三則策五道兼騎
射書算會試亦然 皇祖嘗謂中書省臣曰朕
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
稱之士以資任用後選舉廢而騎射書算亦不

復試矣其塗愈重其法愈嚴輔臣有條三事

上請者正文體明寔錄慎考官 今上允而行

之久矣言官近又有八事允而行之者多半餘
悉遵照舊規而監臨同考官揭書出題不許提
調監試干預以防漏泄此則 特旨也其減試
士名數去生儒謄錄謹閑防以革奸弊解原卷
以便稽查乃八事中尤緊要者但有一事未脩
教官雖許應試而取之者少嘉靖十九年一人
二十二年一人是後更無一人在山東如此而

京他者計亦如此矣何以廣賢路而勵讀書人
耶前此教官不得應試予嘗對禮卿言之曰官
生天文生醫士醫生在冊食糧者下逮吏典丞
差各衛官舍軍餘陰陽人等俱許入試舉人作
教者亦且會試而由貢作教者獨不可鄉試乎
繼雖題破而少取似猶未慰人心有如鄙見所
云然者矣條罔答先生由解州歲貢歷任章庠
司訓督學公異其文將赴試濟南邑人素與之
交厚如楊東里高鶴泉象士夫先請予文壯其
往不久又以予文賀其升予與之交厚不減邑
人知之真而言之切望之重而祝之深連捷不
但鄉舉大魁將作國賓度凡官于學校者知賢
路不限而讀書益勵矣洪武甲子定鄉試之期
而章程始備弘治甲子得主試之人而名士獨
多際今嘉靖甲子士類沐浴久而文運昌必有
名世之賢不群之才出於其間古有名官有流
寓者因并其地著稱孰謂先生晉產也予邑顧
無聞見之資而風氣之助哉

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序

嗚呼醫道淵微學豈容易世謂學寫費紙學醫費人費紙猶可言也費人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又謂儒無假而醫無真儒如無文學識見遇人一問及所司一試便知底蘊醫則依托脉理啜哄病家以為某經受惠某藥可投偶中則以為已功君臣佐使倒行逆施不效則又給言服藥非法藥品不佳或事務動勞或氣怒衝突畢竟以製丸藥緩補緩攻以待元氣自復為辭又或買取異藥以作去計因而費人者多矣然儒亦有假而醫亦有真者必以為儒真醫假非通論也且以儒學醫猶以藥作齏宜其力省而功倍但讀書無成及作秀才不終者方去學醫以為安身之地糊口之資豈有不善為儒而顧善為醫者乎在此不能援儒而入於醫在彼亦不能推醫而附於儒若是者救其不費人為胡可得哉古重世醫不三世者不服其藥草、學于一時而欲以寄千萬人之命又胡可得哉岐泉陸

生乃海鹽之澉浦人自元以儒醫著名入天
朝有為本邑訓科者有為平湖訓科者有為太
醫院冠帶醫士者舉族以醫儒為業者四五十
人岐泉世其官，雖末世其業，更精所至傾
囊濟人，無不倒履迎之者尤見重於宗藩
及士大夫各有贈詩道其寔其遠親武原許天
民彙為一集名以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予
為之序其概如此岐泉能讀人所未讀之書是
以能醫人所不能醫之疾然吾有三疾焉岐泉
或末之能醫也其癖書癖煙霞泉石癖方書亦
有治法否岐泉雖醫人所不能醫而吾惟從吾
所好也

送蘭川魏太守入觀序

聖朝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而已親民莫如守令
而守又令之率也守賢而令莫敢不賢者以其
臨之近而知之真作好作惡難掩飾耳大凡入
觀者見部守則司廳具揭以下惟總書員數守
由甬道下則兩墀守有鈇束所屬語下則直告

以恪守矩法考守於缺房下則公堂之上此其
禮獨隆而望之亦重矣天順庚辰政績卓異者
欽賜衣楮及宴於禮部方伯而下共十人而
守居其三弘治壬戌六人而守居其二正德甲
戌十六人而守居其六嘉靖癸未并未來朝者
移文獎勞十餘人而守居其四至於愛惜人才
慎擇守令分別繁難屢勤聖諭是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致治之隆上繼黃虞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明歲乙丑又當入觀之期矣酌行事宜
更密題請考覈愈嚴濟南之繁難他郡莫有先
之者蘭川之政績他守亦莫有先之者行將以
其勞心字民以身率令之寔畢聞於朝將必
舉行舊典而宴賚有加焉移文獎勞不足言矣
考後缺多蘭川又久當超擢者外則藩伯內則
京卿或復來東或舍東而去皆不可知而東人
之望無窮僚友之情更切別駕陳文石通府馮
後山節推劄默菴同書馳至中麓山齋命為之
文以導其行時急不能從容致辭聊為之達其

情而塞其請如此其大公之政響應之才日後
必有為去思碑者當更詳其事云

送見川劉尹朝觀序

馭吏之術莫重於朝觀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
有考績之法其來已以至天朝而尤重先期
以朝觀事宜開坐題請一咨戶部行都轉運鹽
使司并各鹽課提舉司一咨兵部行太僕苑
馬二寺一咨工部脩衙廊及都察院行撫按催
趲賢否揭帖與夫合行禁約告示又劄付順天
府下行所屬并宛大二縣一應供用物料一司
舉事詢及各司一部舉事旁及各部而都院等
亦在其中無非欲精嚴考察以惠安黎庶而已
所以惠安黎庶者在守令天下守少而令多
令又尤近民者也予在考功日正值朝觀考察
郎中摠其事一員外二主事各有司存而予分
司縣令見其考語上多進士中多舉人下則多
半歲貢此乃考官非考發身之途也而何太拘
如此然人材大畧三者亦庶幾定之與國初

選舉之時大不同矣見川劉候以名進士而令
蠡縣以堪治繁而調吾章口談則開心見誠身
教則閉閣思過蓋與古之賢令不相上下而在
今日在東方則更首出下盡下情是以上有上
考因其寔政非為其進士也將朝覲上京兩邑
徭役計日報完人咸稱其敏而速怒而公而他
政之可稱述者更多其僚佐以予知其政而異
其才又嘗官考功司考察言有據而事能詳然
候已得上考矣予復何言惟願其述職畢日或
以急缺風憲留選或以日月未及還任或荷新
息或施舊澤地年大行其志東人大被其休不
但吾章一邑而已賢令难得即今天下之令俱
如劉候則天下平矣而各司之協力各部之轉
行不為徒費文為朝覲而作蓋雖有地望而猶
以此說為之結末云

送崖松曹典史應朝序

縣宰應朝必與首領階往縣宰述其大者也首
領述其細者也縣宰賢而首領隨之首領賢而

縣宰揚之脫有不稱而縣宰庇之是首頌也者
賴縣宰為之所也然裁戒之處則以首頌獨往
此其所繫亦不為細矣崖松曹君乃首頌之知
名而蓮幕之出色者也下效本自上行南產能
宜北俗不日將同縣宰應朝二尹趙小江三尹
田杏川合詞索中麓子為之序其行今次較之
往年太早已為府守縣宰序之矣兩日三序時
促而辭窮然為守則言守為宰則言宰為首頌
則言止首頌而他非所及也此行觀新殿之

巍我接官像之整肅知存留者之喜慰而慨罷
免者之悲涼後將誇示其子孫於無窮人有官
至藩臬猶未得應朝者或以臨期陞轉或以災
傷保留或以事故離任而崖松以首頌得與焉
直朝改更清明人文愈宣朗此在往年乃常事
而今日則為奇事矣

呂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
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

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
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
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
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
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
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澹唐失之軟弱而
失之深者陳失之踈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
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
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昭揚德祖書倫論同時
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
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
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周易象旨決錄
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
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自雜著外集
亦不分卷凡十二厚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
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
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
屬予、方為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為之

序其概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
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
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政不足以盡
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塞上曲序

軍中樂有短簫饒歌亦云鼓吹曲乃黃帝岐伯
共作用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雖不以饒歌鼓
吹為名而饒歌鼓吹寔昉於此至漢始有其名
矣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猷則令奏愷樂司馬
法曰得意則愷歌以示喜魏晉則短簫饒歌與
橫吹曲得通名鼓吹周宣帝革鼓吹為十五曲
皆戰陣之事隋列鼓吹為四部唐增為五部魏
晉視鼓吹獨輕牙門督將五校悉用之宋齊以
後則甚重之矣其出塞入塞、上塞下等曲皆
由此肇端繼又變為從軍行苦哉行遠征人俱
軍旅苦辛之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李延年
所造又謂劉疇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然西京雜記則言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

之曲是知高帝時已有之矣而塞上塞下則起於唐而塞上獨多王遵巖又以為七言四句樂府惟中唐有風人之致予曾兩使上谷西夏其軍情苦樂武備整廢頗嘗觸於目而計於心當時壯年便有鞭撻四夷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罷歸衰老不勝慨嘆值秋晴氣爽筆札可親遂作為塞上曲一百首自許能悉事宜極情狀語似有背馳者大抵泛言各邊亦非一時其寔塞下曲及出塞入塞從軍行鼓吹鏡歌等悉舉

之矣但一事而數百言或有一半句犯舊者力不暇及而才亦拘定背馳無害此則不免有愧耳昔在馬上愛唐詩數聯及宋詞一詠縱有還鄉夢猶聞出塞聲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營柳和煙暮闌榆帶雪春詞則將軍白髮征夫淚云、每高歌不休聞者以為狂今狂亦不能矣况得如杜子美所謂狂夫老更狂耶

塞上曲後序

客有讀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稱引乃五言

律詩非七言絕句與所作漫不相類中麓子率
然應之曰詩在意趣聲調不在字句多寡短長
也向出使日情與景會偶誦其所記者而已必
欲拘、於四句七言則唐人王煥之羌笛何須
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摩詰塞晚每愁殘
月苦邊秋更逐斷蓬驚常建天涯靜處無征戰
兵氣銷為日月光高適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
一夜滿關山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
夢裏人王昌齡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
陰山其在今人如王廷相漢帝如今新好武左
賢營部莫臨邊岳倫武帝雄心窮絕域張騫只
解獻葡萄王慎中蘆管聲中千里月萬行征淚
一時流每歲將軍臨大漠幾時天子悔輪臺
馱穀流脂飛電迅至尊親降玉階推唐頃之壯士
從來不病死孤兒今屬羽林軍祇憐軍士猶寒
色臘盡轅門不御裘數月虜中無動靜古囊東
去戰黃毛白世卿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
水飲駝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榆

關千里秦雲暮羗管一聲漢月秋此其中選者
特各舉其辭以例之追憶前遊恍如隔世事因
為後序則儼然昨日事耳歲月頓增精神遞減
薄遊猶懶遇走馬遲迴不敢即乘况有四方之
志耶世之負宏才有雄畧者幸勿效鄙人之坐
老自棄云

賀邑令洙濱張君撫臺獎勵序

政必孚於下而後聞於上、必信其政而後獎
其下孚與信非積久不可得洙濱張君之尹吾
章也總數月耳即為撫臺鮑公之所獎勵鮑公
履仕途將四十年事體既精而許可尤慎其轉
任理部也舉劾過嚴而獎勵無幾使洙濱履任
及十月之期將如例舉之矣寧獨一獎而已釋
褐而初服官指文而首視篆即孚而有聞信而
膺獎齊民咸以慈父稱之老吏不敢以書生目
之矣觀其氣溫而和心公而慈言簡而當貌美
而恭知其養之有素將來出之無窮也初政更
新尚期其後其獎辭如此徵租有善法聽訟無

道辭^情審役而後以平懲奸而奸自遠凡其更新
之政不能悉舉過此以往覆庇日深此固鮑公
之所期待而寔章人之所仰望者也章負虛名
而賦差偏重近省城而供應獨繁民生貧瘁非
一日矣譬之病人內傷外感悉有之頃加以參
著苓朮徐、調養以俟元氣自復而二病庶乎
可除若拘泥吐汗下三法或以羌戟巴遂峻厲
之劑投之命脉無不促者矣又嘗見郊園有樓
桑焉鳴鳩巢其上生有九子朝飼之自上而下
暮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踰其次數月
子成而各翔去以其均也惟緩與均正今日對
病之藥而生育之仁也然古之縣令有名者或
以戴星勤治或以彈琴臥治或以垂簾靜治或
以拔葵釡治皆不外乎緩與均也即涑濱之蕪
才而占其後效章尤富庶安恬雨後遍耕牛而
月中無吠犬煙柳千家曉而風花百里春矣涑
濱亦且優游閑雅訟簡焉窺簾影靜而官清鶴
伴竹聲寒學道受人牛刀暫試靈光射斗龍劇

高飛為科為道為天部郎為當朝宰輔佐治天下有出乎所期之上者矣其僚友趙丞田簿以及張尉同請予所請文以重其始以昭其盛予邑人也更期其大有所為以蘇民困遂為之又而不可辭

謝外科醫士洪石塘序

洪石塘名時
欽太醫院
醫士世傳

科分內外治外者無內可也夫凡患從內發外感者亦无及內至於瘡瘍更不當專以外科拘之也必觀其形勢察其脉理而為藥之主客緩急邪在表者托之邪在內者下之邪在上者清之氣血虛者補之故其藥品不同有代鍼琥珀等膏有葶藶椒仁等丸有清涼活命等飲有內托消毒金銀花等散有五香連翹黃連解毒及內疎十全大補等湯斟酌加減務與症對然後十分而可療數分之疾十人而收數人之功若如周禮所謂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非所望於今之醫流也世人但有大小瘡瘍腫毒即請外科醫調治其為醫者更不復問瘡

之陰陽虛寔惟用膏散塗貼或藥水掃洗間亦有取效者瘡無非熱其效者其微者耳若大毒在內不惟不能輕減且有逆而益其勢者矣人有一戲語可作捧腹開口之資戰士為流矢所中自左耳穿透右耳而露其鏃致一外科醫來用短鉅近耳旁而解之或以為其斲從何得出醫云了吾外科事憑君別請內科可也今之為外科者何異於是若夫癰癧則尤為難治多因氣怒憂思傷其心風熱邪氣傳於肝是以蓄結

綿延而無已聖惠方巢氏病源論之最詳大要不過三十六種耳脉沉數者邪氣寔也法宜導泄增寒潮熱或拘急者邪在表也法宜發散因怒結核者疎肝行氣腫痛脉浮數者清熱祛風脉濡者補血脉弱者補氣潰而不斂者氣血俱虛也更須大補其用藥丹則薄荷丸則遇仙無比散則神效心効湯則散腫潰堅養榮益氣射干連翹斟酌加減猶治他瘡其蒜灸鼓灸與夫膏貼藥洗亦猶他瘡且猶他醫也予家有患此者

經數年及數醫小効而復起暫愈而轉加聞有
清源寓客洪石塘屢試輒効有見其治人已痊
者瘡痕尚隱約頸腋間遣使以禮致之一見即
知源委用參芪內托當歸和血琥珀鐵圓膏敷
外按內熱消舊散新平數月而全愈矣今將由
客寓而返其鄉聊以脩謝像而述其事且以告
夫世之有瘡患者幸勿攻外而遺內云君名時
欽號石塘遇例考中太醫院醫士自始祖太師
公宗初遷居徽郡之潛川世、治醫其所傳永
遠矣

存友錄序

存友錄者錄予一人之作凡為雲峯王處士者
皆總之也總而錄之以存其人、乃厚友存人
所以存友也處士病將易箒矣神思不乱語言
有倫子孫環侍左右詳囑後事畢尚有三事未
遂一則不得與予面訣有所欲訴二則壽母詩
文未及裝表成卷其三則予曾許唐人瑤池春
曉圖將以雪簑字書予壽詩於其間待雪簑來

三事終當副其意垂死之際猶好文如此投其所好此存友錄之所由作恐久而遺亡此又存友錄之所由刻也首之以誌銘繼之以詩對及像贊祭文以備衆覽以見予情有傳說君與予亦有後言者殊不之信如有之亮亦無他性好褒彈人或大概及之耳自顧素無惡行必無過貶之談感其存日好處太多不忍以其歿後從而薄之也此予由衷之語而亦相知者衆口一辭云

存友錄後序

誦詩讀書謂之尚友
走簡馳情謂之遠友
把袂斷金謂之契友
述往傳來謂之存友
予與雲峯偕生盛世不須尚友同鄉共井又非遠友執手同心相交四十年蓋契友之最深者也為之述其往事傳之將來予以常存而不朽因名其錄為存友非私之也惜不能為千萬言之作使存之又存耳如其身有遺行口無善言於其歿且快之矣尚可錄而存之耶

追先法史錄序

魯藩竹村奉國將軍父靜翁遺墅隸馬青社有
果菜之利不專倚常祿可為日用紙筆之資且
同其母張太夫人寢園在焉每見夏木陰森秋
果繁綴春風吹玉蕊冬雪滿瓊枝輒起悲思以
父母所嘗手植無且身遊之者也乃作為果友
小傳命名追先法史錄傳為史寄一體其法備
於古人因思親有作是之取爾存不遐遺緘示
冊且需為之序以光前徽中麓子受而讀之
從而序之曰假名陳政道寔飾虛如此撰製起
自子虛昨有昌黎毛穎而下其說長矣略舉素
所見聞其不見不聞者且更多矣如十處士歲
寒四友香奩四友招隱十友山房十友文苑四
賢林下十二子皆小傳名者也至於圖贊十八
學士茶具十二先生見於欣賞編中而游文小
史則更全備擬諸竹村之作其用意造語如出
一轍項麒稱李中夫文辭偉麗思致深婉邵
天和稱陸奎章豪雋奇詭寓言於物而托象於

人移之以稱竹村亦不為過縱橫文章之府戲游
翰墨之場時出機警之辭而無滑稽之論竊有
志焉但才拘而未能病多而未暇也竹村所寄
真可啟發才思而展舒病體林下思親者尤當
寶其書常接字目不釋其手可也若以為其文
彌其事瑣其言怪則不足與語旁極變態而終
不失正派矣

存友續錄序

存友錄之輯原為雲峯王處士續錄則為貞菴

劉正郎劉故在前而聞訃在後使其如王故於
家則將以劉為首而以王為續矣以聞訃作文
為次非有厚薄其間王交如膠漆而劉則斯文
骨肉也劉官居南北俸歷歲時其所樹立已自
可傳然非吾之作、或無此輯將傳之不廣兼
且不遠矣以其皆厚友也特兩存之耳更何分
字續與不續哉

存友續錄後序

大凡書有前後序前缺者後補之前晦者後明

之出非一手各述所見吾之書冊前後序皆所
自撰以懶于求人且人或不盡合鄙意耳至於
文之拙陋有所不計期於達意而已存友續錄
也無可言者憐其無後恐遂滅沒其人有此錄
則存此人矣吾今六十有五尚未舉子自此以
文為戒以後為重存吾神所以存吾後亦因以
存吾人也

四世恩榮錄序

思齋霍公由甲辰進士初任永平節推屢有保
薦三年考滿徵授柱史又滿三年同其父母并
夫人得受勅封歷大理左右寺丞陞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改巡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取
興佐院連前任通考復職同其父母并夫人得
受誥封未幾陞戶部亞卿兼僉都總理薊鎮宣
大糧餉調南工部改南兵部連前任又三年考
滿復職同其祖父母及夫人各得三品封
贈兼庶一子為國子生上自其祖父母父母中
則其身與夫人下及其子蓋四世荐荷國恩

因總而錄之名其刻曰四世恩榮錄少卿開先
亦嘗濫叨恩典者讀之有感於表為之恭題其
首曰世徒知受恩之尊榮而不知錫恩之慎重
他不尤及只就霍公事觀之令甲載在大明會
典四司職掌見行條例吏部條格與夫統官志
者詳矣考滿除九年取自上裁其三六年者
七品類引考覈引奏復職三四品堂上官單引
復職例不考覈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三品初授
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其封贈俱照依子孫
見任職事七品本身父母及妻共二角軸四品
亦止二軸三則三軸并四品俱用抹金應得封
贈人員吏部循令以請下翰林院代撰制詞
中書科閔軸書寫尚寶司奉寶以行勅用勅命
之寶誥用制誥之寶仍以文簿各編字號用寶
識之藏諸內府其制軸擇日通類御前頒給
其不在京者本部願出收候各官親識及公差
人役責付代願交割其三品錄廕已經考滿得

詰命之後所司必查其歷履叅之士論及有無
被劾開具應廕子弟姓名年甲本處官司體勘
房親揭照及有無詐冒廢疾過犯方得咨過禮
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其慎重如此得之者宜以
為榮更當圖所以為報也霍公敬歷中外遷轉
南北今以山東巡撫入為少司寇所至俱有成
績著名賢不專細務之親自得大臣之體嗣是
不但四世恩榮將必百世傳流矣君猶天也天
息難以為報不必高談遠索論語首篇兩言足
盡之臣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相次兩會試
即以命題其有以夫

贈長教劉文江春風時雨序

吾道一造化也師道權造化者也承師傳道則
囿於造化者也故師非父也而有父之嚴師非
君也而有君之尊其所以尊嚴者以其能傳道
也今則傳道輕而舉業重官有內外尊卑訓導
教諭學正教授助教提學祭酒司業侍講侍讀
以及師保傅三崇品無非為傳道計也故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至
於訓導則職之末者也以專尚舉業之時而居
學校微末之職百人之中鮮有一人能自拔
者德庠司訓文江劉君獨能逃於習而出其類
觀其持己甚廉待人盡禮常却束脩而每濟貧
士、有喪不能舉婦不能娶者則出俸貲以助
之如陳在穎王維屏皆其所助之人也劉文擢
等二十餘人因其調考無以爲道路費乃懇請
章守出官錢以利往來性雖不酒而善飲者則
款於留情雖好詩而不能者則不之強家有垂
白之母有子足可代養而數款告歸多士援而
止之乃暫止耳料不能久奪去志也執經者不
以問難爲煩負笈者惟款文章日進雖講舉業
而道學自不費吟燈宵自苦而經笥晝無眠所
謂閩西夫子經猶在水北山人價自高者也今
陞齊東長教相去雖不遠而遠教則不免矣諸
生感其德而惜其別各爲詩章以贈之題其冊
曰春風時雨風雨固造化之權也良師固囿于

造化而寔斡旋乎造化者也是後每遇春風披
拂時雨沾濡寧能不動君父之情而切師生之
感乎雖然坐明道之春風化夫子之時雨又當
立伊川之暮雪敷教固在於寬而成教則在於
嚴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惟劉君其以之

幸覽編序

西野袁翁嘗讀賢、二集及與善存友三錄慨
然長嘆曰與其死後多美不若生前幸得一覽
也予有感于其言遂從而順其意而樂其心凡
今昔有作但為西野者總成一編題名曰幸覽
不惟成編順其意而樂其心取名亦復順而樂
之矣或曰生人而有身後書恐拂其意而疑于
心又何順樂之有、答之者曰達人視古今猶
一瞬死生無二致况五十不稱夭八十乃高壽
止此不為促過此象所期亦其所自期也諸作
俱虛活祝頌雖謂之壽考編亦可也因述或人
問答之語以見是刻編次之由并為前序傳示
後人

幸覽編後序

友以志同道合中麓子之與西野友也無不同
且合者而詞曲尤甚焉邑人過許以為高山流
水有知音白雪陽春誠寡和不但遊樂雲山並
轡與夫笑談風雨連床其大畧具於編中而詞
曲更詳他刻西野有幸而覽此編中麓必不不
幸而失良友云

賀藩吏李久夫序

張置官吏所以為民緣官設吏所以集事吏在
外兩考給由到京分撥辦事滿日方撥當該上
焉者五府提控六部都吏次者各衙掾史令史
典吏司吏書吏門吏人吏胥吏攢典自從七以
及八九品正從與雜職皆其選用之資格撥歷
變例候缺轉參考揀放南告外授例則其經由
之等次而重歷還役歇役畏避截點降撥轉發
則除弊之條例也三考雖九年而寔則十餘年
猶未得官辦者祭與夫即搭選者矣歲月之久
案牘之勞風霜之險得完結成名者數十人而

一人焉在內以府部為尊在外以藩司為重內親李久夫號臨泉者自負善書寫識權宜能幹辦方有為吏之意而親友皆勸之適投其機遂如例告補藩司吏而親友賀者踵至近又賀其遷居遷者予之村居也此不必賀而喜其在藩司將為才吏為廉吏也則不得不文以賀之且致屬望之意云久夫有心思有目力敢開口直言人是非總管農務是以托之兼欲即此自試其長人言或有異同日後各有條理而群疑始解釋公論方底定也吏不妨農、復兼吏終當由府部美役發身而仕路如舉行貢士有不求自至不卜可知者矣

思賢集序

人之常情與同情內亡無不悼者人之真情與至情內賢無不思者遼國主於李才人之亡也為之詩詞諸製積成數卷句工辭麗調雅思深自是王言有非文士墨客所可企及者讀之似猶夫常情與同情味之無非真情與至情云

以大國之力淑女名姬宜無不可政者何獨與
一才人憐之若是以其賢不易得是以思不忍
置耳書來以一冊見示且云因鄙人四時悼內
有作然鄙人近又有悼內同情集遂附來使請
正兼為數語以慰其思以表其賢以叙其集曰
嘗考荆楚誌楚有樊姬諫王射獵不聽姬乃不
食鮮禽王因感悟卒成霸烈石衛尉稱其蹈道
履信式瞻洪規張曲江亦謂惟餘賢媛隴猶結
後人思樊墓在龍山下九女塚前正與今才人
墓在望渚宮章臺鞠為荒草而樊姬以賢其墓
獨存才人將來亦若斯矣可惜青年即散作巫
山之雲有如襄王之思自不能已噫斯集也白
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楚人故寔於今復見
之矣

賀長山尹馮通山榮膺河道獎勵序
漕運猶人身之血脉必血脉貫通而後五官六
府各宣其能元氣可保無虞歲在乙丑沛縣以
南數百里俱為巨浸漕運阻塞血脉停凝識者

咸有元氣之慮朝議推擇一二大臣上請乃
以鎮山朱尚書總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土人
皆謂通裏河可以濟運兩公上下相度原堤自
南陽開未嘗挑挖遂具題百中橋一路勢不相
舊河自留城以上俱為黃水盤據沛之西門
與飛雲橋洪流不斷舊河似難開濬而白洋淺
一帶尚可施工但銀兩夫役費用浩繁有司往
往有以遲悞得罪者通山馮君適為長山縣尹
夫如數而敏工如期而完潘公首移文稱獎而
獎辭又不專及河工其像度政體裁冗革弊無
不具悉章明况前此獎者撫按兩臺與夫戶刑
兩部使者辭雖不一與潘公所云大同小異皆
美辭而非溢美也世之狻猊其下者固不足道
而巧為奉承以要譽於上司過為館穀以取媚
於士夫者亦多有之吏之無良宜乎民之無告
也通山學有本源心無私曲寬洪而精察嚴肅
而慈祥是以施於有政用能綴離補敝興仆推
強而廉介又其獨長也士夫歌誦祝詠之黎庶

歡欣鼓舞之寮案效法畏慕之效法畏慕之餘
因舉獎儀而具賀文西來索之中麓山人而亦
出於士夫黎庶之同心山人方感其禮問未酬
不待索且當有言別索之懇而心之同哉嗣後
薦舉之多徵取之早長山或不浔久留柱史有
例不復東延惟兩司及都撫為期亦不遠耳謹
以是厚望通山日新之政而深慰長山日後之
思

謝龍盤回文詩序

世人祇知有蘇若蘭織錦回文而不知南國有
一婦人所製擊鑿詞語藻麗文字縈迴句讀屈
曲音律諧和可幾蘇作見者兩尚之或以為古
來詩人無算何必專、環宗女流孔詩取興不
遺姜衛江篇擬古獨采班媛况其高妙無窮自
是世間一種不可少者效而為之者有唐太宗
御製圖銘則有梁武簡文頌則有呂真人達磨
禪師是外又有王融庾信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東坡初寮朱晦菴黃山谷之詞然蘇賴大周金

輪皇帝叔公麟等為之註釋表揚而婦人者得
王勃令狐楚不至埋沒太宗圖以及銘頌詩詞
亦皆桑世昌編集流傳同邑龍盤謝先生新親
舊友也兼且年家素受其回文詩嘗欲為之一
序或有小助如王勃世昌輩闡明作者之意而
指示覽者之端惜無前賢筆陣識見但就其一
斑之見一得之愚畧為數語以置諸篇首曰詩
有禁體詩之變也已以為難况回文顛倒用韻
往返措辭在他人一律須用數日沉思猶恐不
穩不佳龍盤則信口吐珠璣應手成綵繡逐歲
應酬感興無非此體裁近又有側韻及長篇尤
為人之所難其善書能文更有出乎此者將以
回文成家而且專門矣是固見者所同信龍盤
其亦自信矣乎

改定元賢傳奇序

南宮劉進士濂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
唐詩宋理學元詞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刻
示其取卷題曰風教錄夫漢唐詩文布滿天下

宋之理學諸書亦已沛然傳世而元詞鮮有見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胭粉之餘如王寔甫在元人非其至者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出者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非人生有幸不幸耶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千家錦美惡無蓄雜亂無章其選小令及套詞者亦多類此予嘗病焉歛世之人得見元詞并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之門人誠菴張自慎選取止得五十種力又不能全刻就中又精選十六種刪繁歸約改韻正音調有不協句有不穩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訂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為改定元賢傳奇泰泉黃詹事所謂以奇事為傳者是已然又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今舍是三者而獨名以傳奇以其字面稍雅致云俟有餘力當再刻套及小令然此猶細事也如經學止知尊朱子便舉業勿論漢疏雖宋儒之說悉置之不問之不知每經止舉一家如揚慈湖之易林之奇

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木訥經筵及魏澁
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
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抄冊
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
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
則以拘、背朱為嫌而經術不幸不滅秦火矣
天朝興文崇本將兼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
而悉有之一長不得名吾明矣敬因序刻傳
奇有所感而為是說云

改定元賢傳奇後序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
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
煙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
苟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
高古音調協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
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剝悟入深而體裁正者
為之本也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弭少菴張
畏獨三詞客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譬言諸修書

有總裁有纂修試場有考試有同考而予則奉
為總裁與考試官云

王氏家乘序

國有史家有乘國非史則海內之事浩繁而無
所與考家非乘則門內之事泯沒而不得以傳
邑之新街王氏予母之母家也梧岡太守則母
氏之姪而予之兄弟行也其第三弟則又予之
姻婭因是拙作凡為王氏者獨多哀成一冊謂
之王氏家乘時方修世宗寔錄太史氏或見
之而采焉則以家乘而入國史其有考而有傳
也將必大且久矣

王氏家乘後序

考之記曰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君子用是惧焉凡
先人之事有可信而傳者不敢後而泯焉予家
多書嘗類分其志先事者多是一冊間有二三
冊者大約五百餘家或名以垂美或名以考終
或名以榮哀或名以世行而志感寔紀年譜昭

節如存等雖種、不同而記事傳世之孝道則無不同者予為王氏家乘蓋推愛母之心以及其家世為王氏子孫者又當推愛親之心以守其家法是乘也殆將百世可傳君子所惧於三者於是乎可免矣

傷逝編序

右川康子予忘年之友也惜未享永年之慶雖有誌文藏諸幽脫非萃象文以傳諸顯則其逝為可傷而早逝尤可傷也昔陸士衡有嘆逝賦江文通有傷友人賦予乃合而為一號其編為傷逝此不惟闡康子之行其父母兄弟皆將闡之矣語云稱人之善必本其父母兄弟之間是編其有得於是哉

傷逝編後序

編以傷逝雖出諸江陸二文士然稱名雖遠而取義則近逝川無迴波人命無返期要之皆可傷也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蘇子瞻赤壁之遊以逝者如斯而瀉其慷慨感嘆之懷文

通陽友賦蓋為陳郡袁炳作也炳有逸才妙賞
乃與秋草同折文通陽鳥因而有賦士衡則嗟
人生之短期而長年之難得覽者若先及二賦
則陽逝編思過半矣

